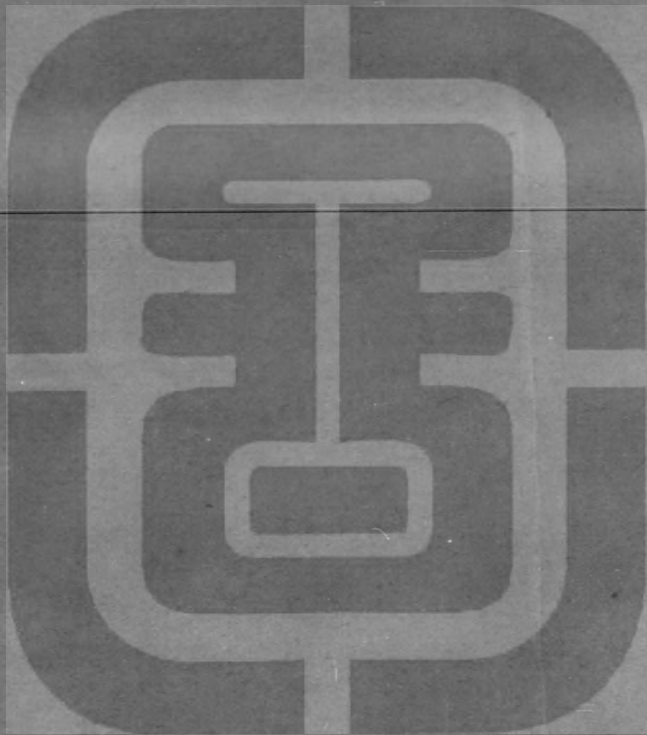


29446

甲



三

傳卷第六十一

元史一百七十四

翰林學士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奎章閣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李禧等奉

勅修

姚燧

姚燧字端甫世系見燧伯父樞傳父格燧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揚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噐也長自有成尔何以急為且許醮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為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為

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
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之文章固
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
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
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七年衡以國子祭酒教
貴胄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燧自太原驛致館下燧年
三十八始爲秦王府文學未幾授奉議大夫兼提舉
陝西四川中興等路學校十二年以秦王命安輯庸
蜀明年漢嘉新附入諭其民又奉命招王立於合州
又明年撫循夔府凡三使蜀皆稱職十七年除陝西

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錄囚延安逮繫註誤皆縱
釋之人服其明決調山南湖北道按部澧州興學賑
民孜孜如弗及二十三年自湖北奉旨趨朝明年爲
翰林直學士二十七年授大司農丞元貞元年以翰
林學士召脩世祖實錄初置檢閱官究覈故事燧與
侍讀高道凝總裁之書成大德五年授中憲大夫江
東廉訪使移病太平九年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叅
知政事至大元年仁宗居藩邸開宮師府燧年已七
十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燧爲太子賓客
未幾除承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武宗面諭燧燧拜

辭謝曰昔臣先伯父樞嘗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明年授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四年得告南歸中書以承旨召明年復召燧以病俱不赴卒于家年七十六謚曰文燧先在蘇門山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之後復取徽建二本校讎得三誤焉序於表首畧曰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本作延康元年凡例中歲改元在興廢存亡之際以前爲正當從建本於建安二十五年下注

改元延康其二章武三年徽本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本無三年則昭烈爲無終徽建皆曰後主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是起十四卷盡十六卷凡曰後主者皆失於刊正也當於三年下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無齟齬也其三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爲無始當大書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上同於開元三者鈞失而建安之取至德之去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子之異豈不於統大有關乎詳見序篇燧之學有得於許衡

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爲文閱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西漢風宋末弊習爲之一變蓋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或謂世無知燧者曰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燧曰世固有厭空桑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彼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豈有一言幾乎古而不聞之將來乎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傳信其不得者每爲愧恥故

三十年間國朝名臣世勲顯行盛德皆燧所書每來謁文必其行業可嘉然後許可辭無溢美又稍廣置燕樂燧則爲之喜而援筆大書否則弗易得也時高麗潘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篚盛陳致燧燧即時分散諸屬官及史胥侍從止留金銀付翰林院爲公用器皿燧一無所取人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爲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爲意其器識豪邁過人類如此然頗恃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故君子以是少之平生

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三壩圻城

郭貫

郭貫字安道保定人才行見推擇爲樞密中書掾
調南康路經歷擢廣西道提刑按察司判官會例格
授濟南路經歷至元二十七年拜監察御史承詔分
江北沿淮草地劾淮西宣慰使昂吉兒父子專權久
不遷調蠹政害民三十年僉湖南肅政廉訪司事大
德初遷湖北道言令四省軍馬以數萬計征八百媳
婦國深入炎瘴萬里不毛之地無益於國五年遷江
西道賑恤飢民有惠政入爲御史臺都事八年遷集

賢待制進翰林直學士奉詔與遼陽行省平章政事
別速合徹里帖木兒往鎮高麗十一年召爲河東廉
訪副使至大二年仁宗至五臺山貫進見仁宗因問
廉訪使滅里吉歹何以有善政左右對曰皆副使郭
貫之教也因賜貫瑪瑙數珠金織文幣入爲吏部考
功郎遂拜治書侍御史四年除禮部尚書帝親書其
官階曰嘉議大夫以授有司皇慶元年擢淮西廉訪
使尋留不遣改侍御史俄遷翰林侍講學士明年出
爲淮西廉訪使建言宜置常平倉考校各路農事延
祐二年召拜中書參知政事明年陞左丞加集賢大

學士五年除太子詹事貫言皇太子受金寶已三年
宜行冊禮又輔導之官早宜選置從之六年加太子
賓客謁告還家至治元年復起爲集賢大學士尋致
仕泰定元年遷翰林學士承旨不起至順二年以疾
卒年八十有二贈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
國追封蔡國公謚文憲貫博學精於篆籀當世冊寶
碑額多出其手云

夾谷之奇

夾谷之奇字士常其先出女真加古部後訛爲夾谷
由馬紀領撒曷水徙家於滕州之奇少孤舅杜氏携

之至東平因受業於康晔授濟寧教授辟中書省掾
大兵南伐宋授行省左右司都事時行省官與中書
權臣有隙特遣使覈其財用而之奇職文書亦被按
問張弘範率其屬詣使者言夾谷都事素公清若少
有侵漁弘範當與連坐會御史臺立擢之奇僉江南
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既而移僉江北淮東至元十
九年召爲吏部郎中立陟降澄汰之法著爲令式歲
大旱有司議平穀價以遏騰涌之患之奇言莫若省
經費輟土木之役庶足召和氣弭災變而有豐稔之
期二十一年遷左贊善大夫時裕宗爲皇太子每進

見必賜坐顧遇甚優權臣有欲以均輸法益國賦者慮提刑按察司撓其事請令與轉運司併為一職詔集群臣議之之奇言按察司者控制諸路發擿姦伏責任匪輕若使理財則心勞事冗將彌縫自救之不暇又安能繩糾他人哉併之弗便事遂寢又與諭德李謙條具時政十事上之皇太子一曰正心二曰睦親三曰崇儉四曰幾諫五曰戢兵六曰親賢八曰尚友九曰定律十曰正名會皇太子薨除翰林直學士改吏部侍郎遂拜侍御史二十五年丁母憂以吏部尚書起復屢請終制不許明年卒之奇慮識精審明於大體而不忽細微為政卓卓可稱雖老於吏學者自以為不及為文章尤簡嚴有法多傳於世云

劉賡

劉賡字熙載洺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祖庸為右三部尚書賡幼有文名師事翰林學士王磐至元十三年用薦者授國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遷應奉翰林文字辟為司徒府長史仍兼應奉補外同知德州事考滿擢太廟署丞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是時御史中丞崔或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獨見賡則待以上客大德二年陞翰林直學士

六年奉使宣撫陝西由侍講學士陞學士至大二年
遷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尋拜侍御史頃之還翰
林爲學士承旨兼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
出補吏莫不爭先出時有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
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齒頗少請讓之先賡曰
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
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之爲美德也皇慶元年遷集
賢大學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元年復爲承旨六年
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爲大學士尋又入翰林
爲承旨泰定元年加光祿大夫會集議上尊號賡獨
抗言其不可事遂已天曆元年卒年八十一賡久典
文翰當時大製作多出其手以耆年宿德爲朝廷所
推重云

耶律有尚

耶律有尚字伯強遼金丹王十世孫祖父在金世嘗
官于東平因家焉有尚資識絕人篤志于學受業許
衡之門號稱高第弟子其學邃於性理而尤以誠爲
本儀容辭令動中規矩識與不識莫不服其爲有道
之君子至元八年衡罷中書左丞除集賢大學士兼
國子祭酒以教國人之子弟乃奏以門人十二人爲

齊長以伴讀有尚其一也十年衡告免還鄉里朝廷
乃以有尚等爲助教嗣領其學事居久之拜監察御
史不赴除祕書監丞出知薊州爲政以寬簡得民情
裕宗在東宮召爲詹事院長史自有尚既去而國學
事頗廢廷議以謂非有尚無足以繼衡者除國子司
業時學館未建師弟子皆寓居民屋有尚屢以爲言
二十四年朝廷乃大起學舍始立國子監立監官而
增廣弟子負於是有尚陞國子祭酒儒風爲之丕振
二十七年以親老辭職歸大德改元復召爲國子祭
酒尋除集賢學士兼其職頃之遷太常卿又遷集賢

學士八年癸父還鄉里已而朝廷思用老儒以安車
召之于家累辭不允復起爲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
祭酒階中奉大夫有尚前後五居國學其立教以義
理爲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爲先而踐履必端慤
凡文詞之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道者
皆屏黜之是以諸生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爲尊
以躬行爲務悉爲成德達材之士大氏其教法壹遵
衡之舊而勤謹有加焉身爲學者師表者數十年海
內宗之猶如昔之宗衡也有尚既以年老力請還家
朝廷復頒楮幣七千緡即其家賜之卒年八十六賜

謚文正

郝天挺 子佑附

郝天挺字繼先出於朶魯別族自曾祖而上居安肅州父和上拔都魯太宗憲宗之世多著武功爲河東行省五路軍民萬戶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畧受業於遺山元好問以勲臣子世祖召見嘉其容止有旨宜任以政俾執文字備宿衛春宮裕宗遇之甚厚建省雲南選官屬遂除叅議雲南行尚書省事尋陞叅知政事又擢陝西漢中道廉訪使未幾入爲吏部尚書尋除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又遷四川行省叅政及江

浙行省左丞俱不赴拜中書右丞與宰相論事有不合輒面斥之一日以奏事敷陳明允特賜黃金百兩不受帝曰非利汝也第旌汝肯言耳成宗崩仁宗以太后命首定大難及武宗還自朔方遂入正大統定策之際天挺與有力焉仁宗臨御收召故老天挺與少保張閭等十人共議大改革尚書省之弊遂成皇慶之治又出爲江西河南二省右丞召拜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爲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或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既出

臺臣皆以爲賀風紀大振又上疏陳七事曰惜名爵
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獎農務本勵學養士
詔中書省舉行之尋得均逸于外拜河南行省平章
政事時河南王卜憐吉歹爲丞相待以師禮由是政
化大行皇慶二年卒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中書平
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諡文定天挺嘗修雲南實錄
五卷又註唐人鼓吹集一十卷行于世子佑字君輔
小字朶魯別台由宿衛補官仁宗時拜殿中侍御史
以廉直著名大受知遇遷陝西行省叅知政事拜陝
西行御史臺侍御史

張孔孫

張孔孫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若部爲金人所并遂
遷隆安父之純爲東平萬戶府叅議夜夢謁孔子廟
得賜嘉果已而孔孫生因丐名於衍聖公遂名今名
既長以文學名辟萬戶府議事官萬戶嚴忠範之兄
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聘孔孫以母老不應時汴梁
既下太常樂師流寓東平舊章缺落止存登歌一章
而已世祖居潛邸嘗召樂師至日月山觀之至是徐
世隆奏帝宜增設官縣及文武二舞以備大典因詔
徐世隆爲太常卿而孔孫以奉禮郎爲之副以董樂

師隸成獻之京師廉希憲居政府辟為掾及安童為相尤禮重之授戶部員外郎出為南京總管府判官時方議下襄樊朝廷急用兵孔孫謂今以越境私販坐罪者動以千數宜開自新之條俾得効戰贖死朝論采之僉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尋陞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行部巴陵有囚三百人因怒龔乙建言興銀利發其墳墓而燒其家燒死者三人有司以真圖財殺人坐之孔孫原其情減罪遷浙西提刑按察副使改同知保定路總管府事俄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至元二十二年安童復入相言于帝曰阿合馬顯

政十年親故迎合者往往驟進據顯位獨劉宣張孔孫二人恬守故常終始如一乃除宣吏部尚書孔孫禮部侍郎尋陞孔孫禮部尚書擢燕南提刑按察使二十八年提刑按察司改肅政廉訪司仍為使蒞治于大名一以所沒贓糴粟五千斛賑饑民拜僉河南江北行中書省事亡何除大名路總管兼府尹大興學校有獻故河隄三百餘里于太后者即上章謂宜悉還細民從之擢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使因讞獄鹽場民尹執中兄弟誣伏為強盜平反之召還拜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商議中書省事丞相完澤卒孔孫

與陳天祥上封事薦和禮霍孫可爲相會地震詔問
弭災之道孔孫條對八事其略曰蠻夷諸國不可窮
兵遠討濫官放譴不可復加任用賞善罰惡不可數
賜赦宥獻鬻寶貨不可不爲禁絕供佛無益不可虛
費財用上下豪侈不可不從儉約官冗吏繁不可不
爲裁減太廟神主不可不備祭享帝悉嘉納之賜鈔
五千貫又累疏言九七十致仕者宜加一官丁憂服
闋者宜待起復宿衛之冒濫者必當革州郡之職必
當遴選久任達魯花赤宜量加遷轉又宜增給官吏
俸祿脩建京師廟學設國子生徒給賜曲阜孔廟洒
掃戶相位宜參用儒臣不可專任文吏故相安童伯
顏和禮霍孫與廉希憲等各宜贈謚久之請老還家
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致仕集賢大學士如故
大德十一年卒年七十有五孔孫素以文學名且善
琴工畫山水竹石而騎射尤精及其立朝讜言嘉論
有可觀者士論服之

傳卷第六十一

列傳卷第六十二

元史一百七十五

翰林學士雷奎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韓待制承旨閻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勅修

張珪

張珪字公端弘範之子也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父出林中有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謹至元十六年弘範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弘範救而禮之命珪受學光薦嘗遺一編書目曰相業語珪曰熟讀此後必賴其用師還道出江淮珪年十六攝管軍萬戶十七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

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弘範卒
喪畢世祖召見親撫之奏曰臣年幼軍事重聶禎者
從臣父祖久歷行陣幸以副臣帝嘆曰求老成自副
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及其從者十九年太
平宣徽群盜起行省檄珪討之士卒數爲賊所敗卒
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珪曰此軍之所以敗也
斬其卒悉平諸盜二十九年入朝時朝廷言者謂天
下事定行樞密院可罷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張瑄領
海道亦以爲言樞密副使暗伯問於珪珪曰見上當
自言之召對珪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遂

得不罷命爲樞密副使太傅月兒魯那演言珪尚少
姑試以僉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帝曰不然是家爲
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耶拜鎮國
上將軍江淮行樞密副使成宗即位行院罷大德三
年遣使巡行天下珪使川陝問民疾苦振卹孤貧罷
冗官黜貪吏還擢江南行御史臺侍御史換文階中
奉大夫遷浙西肅政廉訪使劾罷郡長吏以下三十
餘人府史胥徒數百徵賦巨萬計珪得監司奸利事
將發之事干行省有內不自安者欲以危法中珪賂
遺近臣妄言珪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帝遣官雜治之

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伏罪召珪拜僉樞
密院事入見賜只孫冠服侍宴又命買宅以賜辭不
受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灾
異之故其目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
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劾大
官之不法者不報併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
病歸久之拜陝西行臺中丞不赴武宗即位召拜太
子諭德未數日拜賓客復拜詹事辭不就尚書省立
中外洶洶中丞久闕方議擇人仁宗時在東宮曰必
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即日召拜中丞至大四年帝

崩仁宗將即位廷臣用太皇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
法駕已陳矣珪言當御大明殿御史大夫止之曰議
已定雖百奏無益珪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入奏帝
悟移仗大明既即位賜只孫衣二十襲金帶一帝嘗
親解衣賜珪明日復召謂之曰朕欲賜卿寶玉非卿
所欲以帨拭面額納諸珪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
所存也皇慶元年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徵政院使
失列門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
文樞密院衆恐懼承命珪固不署事遂不行延祐二
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務得

專修宰相之職帝從之著爲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爲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正之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叅知行省政事珪曰太師論道經邦鐵木迭兒非其人別薛無功不得爲外執政車駕度居庸失列門傳皇太后旨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珪子景元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篤告遽歸帝驚曰卿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懌遣叅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大司徒謝病家居繼丁母憂廬墓寢苦啜粥者

三年六年七月帝憶珪生日賜上尊御衣至治二年英宗召見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珪辭歸遣近臣設醴丞相拜住問珪曰宰相之體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年冬起珪爲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兒旣復爲丞相以私怨殺平章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朶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大小之臣不能自保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災之道珪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致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賀冤死非致沴之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義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

又拜中書平章政事侍宴萬壽山賜以玉帶三年秋
八月御史大夫鐵失既行弒逆夜入都門坐中書堂
矯制奪執符印珪密疏言賊黨罪不可逭既皆伏誅
鐵木迭兒之子治書侍御史鎖南獨議遠流珪曰於
法強盜不分首從發冢傷尸者亦死鎖南從弒逆親
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耶遂伏誅盜竊仁廟神主
時叅知政事馬剌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珪曰
以叅政遷左丞姑曰叙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
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不下泰定元年
六月車駕在上都先是帝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乃

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論當世得失
與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瓚詣上都奏之其議曰國之
安危在乎論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則治後用
李林甫楊國忠天下騷動幾致亡國雖賴郭子儀諸
將效忠竭力克復舊物然自是藩鎮縱橫紀綱亦不
復振矣良由李林甫妬害忠良布置邪黨奸惑蒙蔽
保祿養禍所致死有餘辜如前宰相鐵木迭兒奸狡
險深陰謀叢出專政十年凡宗戚忤已者巧飾危間
陰中以法忠直被誅竄者甚衆始以賊敗諂附權姦
失列門及嬖幸也里失班之徒苟全其生尋任太子

太師未幾仁宗賓天乘時幸變再入中書當英廟之初與失列門等恩義相許表裏爲姦誣殺蕭揚等以快私怨天討元凶失列門之黨旣誅坐要上功遂獲信任諸子內布宿衛外據顯要蔽上抑下杜絕言路賣官鬻獄威福已出一令發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已其禍立至權勢日熾中外寒心由是群邪並進如逆賊鐵失之徒名爲義子實其腹心忠良屏迹坐待收繫先帝悟其姦惡仆碑奪爵籍沒其家終以遺患構成弒逆其子鎖南親與逆謀所由來者漸矣雖剖棺戮尸夷滅其家猶不足以塞責今復回給所籍家產

諸子尚在京師黃緣再入宿衛世祖時阿合馬貪殘敗事雖死猶正其罪况如鉄木迭兒之姦惡者哉臣等議宜遵成憲仍籍鉄木迭兒家產遠竄其子孫外郡以懲大姦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所以明綱常別上下也鐵失之黨結謀弒逆君相遇害天下之人痛心疾首所不忍聞比奉旨以鐵失之徒旣伏其辜諸王按梯不花孛羅月魯鐵木兒曲呂不花兀魯思不花亦已流竄逆黨脅從者衆何可盡誅後之言事者其勿復舉臣等議古法弒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法強盜劫殺庶民其同情者猶且首從俱罪况弒逆

之黨天地不容宜誅按梯不花之徒以謝天下書曰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
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生殺與奪天子之權非
臣下所得盜用也遼王脫脫位冠宗室居鎮遼東屬
任非輕國家不幸有非常之變不能討賊而乃覬幸
赦思報復讎忿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
殘忍骨肉盜竊主權聞者切齒今不之罪乃復厚賜
放還仍守爵土臣恐國之紀綱由此不振設或效尤
何法以治且遼東地廣素號重鎮若使脫脫久居彼
既縱肆將無忌憚况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臣等議

累朝典憲聞赦殺人罪在不原宜奪削其爵土置之
他所以彰天威刑以懲惡國有常憲武備卿即烈前
太尉不花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思補報專
務姦欺詐稱奉旨令鷹師強收鄭國寶妻古哈貪其
家人畜產自恃權貴莫敢如何事聞之官刑曹逮鞠
服實竟原其罪輦轂之下肆行無忌遠在外郡何事
不爲夫京師天下之本縱惡如此何以爲政古人有
言一婦街寃三年不雨以此論之即非細務臣等議
宜以即烈不花付刑曹鞠之中賣寶物世祖時不聞
其事自成宗以來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數萬當

時民懷憤怨臺察交言且所酬之鈔率皆天下生民膏血錙銖取之從以捶撻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又非有司聘要和買大抵皆時貴與幹脫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直且十倍蠶蠹國財暗行分用如沙不丁之徒頃以增價中寶事敗具存吏牘陛下即位之初首知其弊下令禁止天下欣幸臣等比聞中書乃復奏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萬錠較其元直利已數倍有事經年遠者三十餘萬錠復令給以市舶番貨計今天下所徵包銀差發歲入止十一萬錠已足四年

徵入之數比以經費弗足急於科徵臣等議番舶之貨宜以資國用紓民力寶價請俟國用饒給之日議之太廟神主祖宗之所妥靈國家孝治天下四時大祀誠爲重典比者仁宗皇帝皇后神主盜利其金而竊之至今未獲斯乃非常之事而捕盜官兵不聞杖責臣等議庶民失盜應捕官兵尚有三限之法監臨主守倘失官物亦有不行知覺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請揀其官屬免之國家經賦皆出於民量入爲出有司之事比者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計刺繡經幡馳驛江浙逼迫郡縣雜役男女動經年歲

窮奢致怨近詔雖已罷之又聞姦人乘間奏請復欲興修流言喧播群情驚駭臣等議宜守前詔示民有信其初造刺繡事非歲用之常者悉罷之人有冤抑必當昭雪事有枉直尤宜明辨平章政事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等枉遭鐵木迭兒誣陷籍其家以分賜人聞者嗟悼比奉明詔還給元業子孫奉祀家廟修葺苟完未及寧處復以其家財仍賜舊人止酬以直即與再罹漸沒無異臣等議宜如前詔以元業還之量其直以酬後所賜者則人無冤憤矣德以出治刑以防姦若刑罰不立奸宄滋長雖有智者不能禁止

比者也先鐵木兒之徒遇朱太醫妻女故省門外強拽以入姦宿館所事聞有司以扈從上都爲解竟弗就鞠輦轂之下肆惡無忌京民憤駭何以取則四方臣等議宜遵世祖成憲以姦人命有司鞠之臣等又議天下囚繫冤滯不無方今盛夏宜命省臺選官審錄結正重刑疏決輕繫疑者申聞詳讞邊鎮利病宜命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鎮戍卒更病者給粥食藥力死者人給鈔二十五貫責所司及同鄉者歸骨於其家歲貢方物有常制廣州東莞縣大步海及惠州珠池始自大德元年姦民劉進程連言利分蠶戶

七百餘家官給之糧三年一採僅獲小珠五兩六兩入水爲蟲魚傷死者衆遂罷珠戶爲民其後同知廣州路事塔塔兒等又獻利於失列門初設提舉司監採廉訪司言其擾民復罷歸有司旣而內正少卿魏暗都刺冒啓中旨馳驛督採耗廩食疲民驛非舊制請悉罷遣歸民善良死於非命國法當爲昭雪鐵尖弒逆之變學士不花指揮不顏忽里院使禿古思皆以無罪死未褒贈鐵木迭兒專權之際御史徐元素以言事鎖項死東平及賈禿堅不花之屬皆未申理臣等議宜追贈死者優叙其子孫且命刑部及監察

御史體勘其餘有冤抑者具實以聞政出多門古之所戒今內外增置官署負冗俸濫白丁驟陞出身入流壅塞日甚軍民俱蒙其害夫爲治之要莫先於安民安民之道莫急於除濫費汰冗負世祖設官分職俱有定制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陞初設日積月增雖嘗奉旨取勘減降近侍各私其署寅緣保祿姑息中止至英宗時始銳然減罷崇祥壽福院之屬十有三署徽政院斷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餘署不幸遭罹大故未竟其餘比奉詔凡事悉遵世祖成憲若復循常取勘調虛文延歲月必無實效即與詔旨異矣

臣等議宜敕中外軍民署置官吏有非世祖之制及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陞初設負冗者詔格至日悉減併除罷之近侍不得巧詞復奏不該常調之人亦不得濫入常選累朝幹耳朶所立長秋承徽長寧寺及邊鎮屯戍別議處之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以厲民病國也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爲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復營幹近侍買作佛事指以筭卦欺昧奏請增修布施焚齋自稱特

奉傳奉所司不敢較問供給恐後况佛以清淨爲本不奔不欲而僧徒貪慕貨利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萬錠數倍於至元間矣凡所供物悉爲已有布施等鈔復出其外生民脂膏縱其所欲取以自利畜養妻子彼旣行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臣等議宜罷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罷近侍之屬並不得巧計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傳奉從中書復

奏乃行古今帝王治國理財之要莫先於節用蓋後
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國國用匱而重斂生如鹽
課增價之類皆足以厲民矣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
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
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
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爲甚臣等議諸宿衛宦女之
屬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簡汰閹端赤牧
養馬駝歲有常法分布郡縣各有常數而宿衛近侍
委女之僕御役民放牧始至即奪其居俾飲食之殘傷
桑果百害遂蠲起其僕御四出無所拘鈐私鬻芻豆瘠

損馬駝大德中始責州縣正官監視蓋暖棚團槽櫪
以牧之至治初復散之民間其害如故監察御史及
河間路守臣屢言之臣等議宜如大德團槽之制正
官監臨閱視肥瘠拘鈐宿衛僕御著爲令兵戎之興
號爲凶器擅開邊釁非國之福蠻夷無知少梗王化
得之無益失之無損至治三年參卜郎盜始者劫殺
使臣利其財物而已至用大師期年不戢傷我士卒
費國資糧臣等議好生惡死人之恒性宜令宣政院
督守將嚴邊防遣良使抵巢招諭簡罷冗兵明敕邊
吏謹守禦勿生事則遠人格矣天下官田歲入所以

贍衛士給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中書酬直海漕虛耗國儲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茲吏爲贓官催甲斗級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徵求餼廩折辱州縣閉償逋負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民窘窳臣等議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如所與公主桑哥刺吉及普安三寺之制輸之公廩計月直折支以鈔令有司兼令輸之省部給之大都其所賜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還官著爲令國家經費皆取於民世祖時准北內地惟輸丁稅鐵木迭兒爲相專

務聚歛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淮荆襄沙磧作熟收徵徵名興利農民流徙臣等議宜如舊制止徵丁稅其括勘重併之糧及沙磧不可田畝之稅悉除之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賣田隨收入戶鐵木迭兒爲相納江南諸寺賄賂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屬逮今流毒細民臣等議准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宋舊業如舊制勿徵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著爲令僧道出家屏絕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官寺宜清淨絕俗爲

心誦經祝壽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徒傷人逞欲壞教干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舊制罷遣爲民賞功勸善以主大柄豈宜輕以與人世祖臨御三十五年左右之臣孽甚愛幸未聞無功而給一賞者比年賞賜汎濫蓋因近侍之人窺伺天顏喜悅之際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取婦或以技物呈獻殊無寸功小善逆互奏請要求賞賜回奉奄有國家金銀珠玉及斷没人畜產業似此無功受賞何以激勸旣傷財用復啓倖門臣等議非有

功勲勞效著明實蹟不宜加以賞賜乞著爲令臣等所言弒逆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皆足以感傷和氣惟陛下裁擇以答天意消弭災變帝不從珪復進曰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應之惟陛下矜察允臣等議乞悉行之帝終不能從未幾珪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帝始開經筵令左丞相與珪領之珪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自是辭位甚力猶封蔡國

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泰定二年夏得旨
暫歸三年春上遣使召珪期於必見珪至帝曰卿來
時民間如何對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真定保定
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振以金帛惠未及者
十五六惟陛下念之帝惻然勅有司畢賑之拜翰林
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國公經筵如故帝察其
誠病命養疾西山繼得旨還家未幾起珪商議中書
省事以疾不起四年十二月薨遺命上蔡國公印珪
嘗自號曰澹菴子六人

李孟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曾祖執金末舉進士祖昌
祚歸朝授金符潞州宣撫使父唐歷仕秦蜀因徙居
漢中孟生而敏悟七歲能文侗儻有大志博學強記
通貫經史善論古今治亂開門授徒遠近爭從之一
時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輩與交郭彥通名能知
人嘗語唐曰此兒骨相異常宰輔之器也至元十四
年隨父入蜀行省辟爲掾不赴調晉原縣主簿又辭
行御史臺交薦之亦不就後以事至京師中書右丞
楊吉丁一見竒之薦于裕宗得召見東宮未幾裕宗

薨不及擢用成宗立首命採訪先朝聖政以備史官之紀述陝西省使孟討論編次乘驛以進時武宗仁宗皆未出閣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輔導有薦者曰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令爲太子師傅大德元年武宗撫軍北方仁宗留宮中孟日陳善言正道多所進益成宗聞而嘉之詔授太常少卿執政以孟未嘗一造其門沮之不行改禮部侍郎命亦中止仁宗侍昭獻元聖皇后降居懷州又如官山孟常單騎以從在懷州四年誠節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風由是上下益親每進言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今太兄在朔方大

母有居外之憂殿下當迎奉意旨以娛樂之則孝悌之道皆得矣仁宗深納其言日問安視膳婉容愉色天下稱孝焉有殿則就孟講論古先帝王得失成敗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孟特善論事忠愛懇惻言之不厭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深切明白厥後仁宗入清內難敬事武皇篤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號爲極盛嘗與群臣語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爲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其講學之功如此者實孟啓之也成宗崩安西王阿難荅謀繼大統成后爲之主丞相樞密同聲附和書左丞相哈

刺哈孫咨刺罕密使來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大母急還宮庭以折奸謀固人心不然國家安危未可保也仁宗猶豫未決孟復進曰邪謀得成以一紙書召還則殿下母子且不自保豈暇論宗族乎仁宗悅曰先生之言宗廟社稷之福乃奉太后還都時哈刺哈孫稱病堅卧仁宗遣孟往問之適成后使人問疾絡繹不絕孟入長揖而坐已而前引其手胗其脉衆以爲醫乃不疑之既得知安西王即位有日還告曰事急矣先發者制

人後發者制於人不可不早圖之左右之人皆不能決惟曲出伯鐵木兒勸其行或曰皇后深居九重入璽在手四衛之士一呼而應者累萬安西王府中從者如林殿下侍衛寡弱不過數十人兵仗不備奮赤手而徃事未必濟不如靜守以俟阿合之至然後圖之未晚也阿合中國稱兄謂武宗也孟曰群邪違棄祖訓黨附中宮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與殿下入造內庭以大義責之則凡知君臣之義者無不捨彼爲殿下用何求而弗獲克清宮禁以迎大兄之至不亦可乎且安西既正位號縱大太子至彼安肯兩

元史列傳卷五十一
十七
手進璽退就藩國必將聞于國中生民塗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遺禍難於大兄非悌也得時弗爲非智也臨機不斷無勇也伏羲而動事必萬全仁宗曰當以卜決之命召卜人有儒服持囊遊于市者召之至孟出迎語之曰大事待汝而決但言其吉乃入筮遇乾三五皆九立而獻卦曰是謂乾之睽乾剛也睽外也以剛處外乃定內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輿曳牛掣其人矜且劓內允廢也厥宗噬膚往必濟也大君外至明相麗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剛運善斷無惑疑也孟曰筮不違人

是謂大同時不可以失仁宗喜振袖而起乃共扶上馬孟及諸臣皆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剌哈孫自東掖來就之至殿廊收首謀及同惡者悉送都獄奉御璽北迎武宗中外翕然隨以定仁宗監國使孟叅知政事孟久在民間備知閭閻幽隱損益庶務悉中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特抑絕僥倖群小多不樂孟不爲變事定乃言于仁宗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鸞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夏五月武宗即位有言于帝曰內難之初定也李孟嘗勸皇弟以自取如彼言豈有今

日武宗察其誣弗聽仁宗亦不敢復言孟至大二年仁宗爲皇太子嘗侍帝同太后內宴飲半仁宗深思戚然改容帝顧語曰吾弟今日不樂何所思邪仁宗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爲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甚友愛感其言即命搜訪之得之許昌陘山遣使召之三年春正月入見武宗于玉德殿帝指孟謂宰執大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嗣立真拜中書平章政

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三世且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盡心以輔朕之不及孟感知遇力以國事爲已任節賜與重名爵覈太官之濫費汰宿衛之冗員貴戚近臣惡其不便於已而心服其公無間言焉司空司徒太尉古之三公自大德以來封拜繁多釋老二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撓亂政事僧道尤苦其擾孟言人君之柄在賞與刑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天下懲柄乃不失所施失當不足勸懲何以爲治僧道士旣爲出世法何用官府繩治乃奏雪冤死者復其官蔭濫冒名爵者悉奪之罷僧道官天下稱快仁

宗初出居懷深見吏弊欲痛剷除之孟進言曰吏亦有賢者在乎變化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相護祐如此真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時承平日久風俗奢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章近臣恃恩求請無厭時宰不爲裁制乃更相汲引望幸恩賜耗竭公儲以爲私惠孟言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與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爲之限制帝皆從之孟在政府雖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及嘗因間請曰臣學聖人道遭遇陛下陛下堯舜之主也臣不能使天下爲堯

舜之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乞解罷政權避賢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復言繼賜爵秦國公帝親授以印章命學士院降制又圖其像敕詞臣爲之贊及御書秋谷二字識以璽而賜之入見必賜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帝嘗語近臣曰道復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澤賜之鈔十萬貫令將作爲治第孟辭曰臣布衣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皇慶元年正月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仍平章政事未幾請告歸塋其父母帝勞錢之曰事訖宜速

遷母久留孤朕所望十二月入朝帝大悅慰勞甚至
因請謝事優詔不允請益堅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
書省事承旨翰林二年夏乞還國公印奏三上始如
所請帝每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
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
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
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延
祐元年十二月復拜平章政事二年春命知貢舉及
廷策進士爲監試官七月進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
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已而以衰病不任事乞解政

權歸田里帝不得已從所請復爲翰林學士承旨入
侍宴間禮遇尤厚延祐七年仁宗崩英宗初立太師
鐵木迭兒復相以孟前共政時不附已讒搆誣謗盡
收前後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嘉議大夫度
其必辭因中害之孟拜命欣然適翰林學士劉賡來
慰問即與同入院宣徽使以聞曰李孟今日供職舊
例當賜酒帝愕然曰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耶時鐵
木迭兒子八爾吉思侍帝側帝顧謂曰爾輩謂彼不
肯爲是官今定何如由是讒不得行嘗語人曰老臣
待罪中書無補于國聖恩寬宥不奪其祿今老矣其

何以報稱帝聞而善之恩意稍加至治九年卒御史
累章辨其誣詔復元官至治中贈舊學同德翊戴輔
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進封魏國公謚文忠
孟宇量閎廓材畧過人三入中書民間利害知無不
言引古證今務歸至當士無貴賤苟賢矣不進拔不
已遊其門者後皆知名退居一室蕭然如布衣爲文
有竒氣其論必主於理其獻納謀議常自毀其橐家
無幾存皇慶延祐之世每一政之繆人必以爲鐵木
迭兇所爲一令之善必歸之於孟焉子獻御史中丞
同知經筵事

張養浩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幼有行義嘗出遇人有遺諸
幣于途者其人已去追而還之年方十歲讀書不輟
父母憂其過勤而止之養浩晝則默誦夜則閉戶張
燈竊讀山東按察使焦遂聞之薦爲東平學正游京
師獻書于平章不忽木大竒之辟爲禮部令史仍薦
入御史臺一日病不忽木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
歎曰此真臺掾也及爲丞相掾選授堂邑縣尹人言
官舍不利居無免者竟居之首毀淫祠三十餘所罷
舊盜之朔望叅者曰彼皆良民饑寒所迫不得已而

為盜耳既加之以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衆盜感泣互相戒曰毋負張公有李虎者嘗殺人其黨暴戾為害民不堪命舊尹莫敢詰問養浩至盡寘諸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猶為立碑頌德仁宗在東宮召為司經未至改文學拜監察御史初議立尚書省養浩言其不便既立又言變法亂政將禍天下臺臣抑而不聞乃揚言曰昔桑哥用事臺臣不言後幾不免今御史既言又不以聞臺將安用時武宗將親祀南郊不豫遣大臣代祀風忽大起人多凍死養浩于祀所揚言曰代祀非人故天示之變大違時相

意時省臣奏用臺臣養浩歎曰尉專捕盜縱不稱職使盜自選可乎遂疏時政萬餘言一曰賞賜太多二曰刑禁太疎三曰名爵太輕四曰臺綱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號令太浮七曰倖門太多八曰風俗太靡九曰異端太橫十曰取相之術太寬言皆切直當國者不能容遂除翰林待制復搆以罪罷之戒省臺勿復用養浩恐及禍乃變姓名遁去尚書省罷始召為右司都事在堂邑時其縣達魯花赤嘗與之有隙時方求選養浩為白宰相授以美職遷翰林直學士改祕書少監延祐初設進士科遂以禮部侍郎知貢

舉進士詣謁皆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
効奚勞謝爲擢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改右司郎中
拜禮部尚書英宗即位命叅議中書省事會元夕帝
欲於內庭張燈爲鰲山即上疏于左丞相拜住拜住
袖其疏入諫其畧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
間間之間燈火亦禁况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
慎今燈山之構臣以爲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
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爲法以喜奢樂近爲
戒帝大怒旣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仍
賜尚服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後以父老棄官歸

養召爲吏部尚書不拜丁父憂未終喪復以吏部尚
書召力辭不起泰定元年以太子詹事丞兼經筵說
書召又辭改准東廉訪使進翰林學士皆不赴天曆
二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陝西行臺中丞旣聞
命即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登車就道遇餓
者則振之死者則塋之道經華山禱雨于嶽祠泣拜
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復禱于社壇大
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直
十三緡民持鈔出糴稍昏即不用詣庫換易則豪猾
黨蔽易十與五累日不可得民大困乃檢庫中未毀

昏鈔文可驗者得一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以印
記其背又刻十貫伍貫爲券給散貧乏命米商視印
記出糶詣庫驗數以易之於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
民出粟因上章請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間有殺子
以奉母者爲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到官四月未嘗
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于天晝則出賑饑民終日無
少怠每一念至即撫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
關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至順二年贈摠誠宣惠功
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
封瀆國公謚文忠二子彊引彊先卒

敬儼

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五世祖嗣徽仕
金官至叅知政事曾祖子淵樂陵令祖鑑同知嵩州
事皆以進士起家父元長有學行官至太常博士儼
其仲子也幼不爲嬉戲事長嗜學善屬文御史中丞
郭良弼薦爲殿中知班著憲章若干卷受知於廣平
王月呂祿郡演連辟太傅太師兩府掾調高郵縣尹
未赴選充中書省掾朱清張瑄爲海運萬戶豪縱不
法適儼典其文牘嘗致厚賂儼怒拒之二人以罪伏
誅權貴多以賄敗連坐獨儼不與大德二年授吏部

主事改集賢司直會湖湘有警丞相哈刺合孫咨刺罕奏儼奉詔恤民且觀釁甚稱旨意六年擢禮部員外郎有故郡守子當以蔭補官繼毋訴其非嫡者儼察其誣按之果如所言七年拜監察御史時省臣有既黜而復收用者叅預官巧佞與相比周以贖貨法即日劾去之江浙行省與浙西憲司交章相攻擊事聞命省臺遣官往治之儼與阿思蘭海牙偕行議多不合兩上之朝廷卒是儼議七月遷中書左司都事扈從上京西京賈人有以運糧供餉北邊而得官者盜用至數十萬石以利啗主者匿不發儼按徵之

以輸邊九年授吏部郎中以父病辭已而父卒既終喪復入御史臺為都事中丞何某與執政有隙省議欲覈臺選之當否儼曰邇者省除吏千餘人臺亦當分別之邪語議遂寢江南行御史臺與江浙省爭政事聞儼曰臺政事風化本原各宜盡職顧乃以小故忿爭而瀆上聽乎建康路總管侯珪貪縱事敗儼亟遣官決其事及其寅緣近倖奏請原之命下已無及矣武宗撫軍北邊成宗昇遐宰臣有異謀者事定命儼預鞠問之悉得其情除山北廉訪副使入為右司郎中武宗臨御湖廣省臣有偽為警報馳驛入

奏以圖柄用者儼面詰之曰汝守方面既有警豈得
離職是必虛誕耳其人竟以狀露被斥旱蝗為災民
多因饑為盜有司捕治論以真犯獄既上朝議互有
從違儼曰民饑而盜迫於不得已非故為也且死者
不可復生宜在所矜貸用是得減死者甚衆至大元
年授左司郎中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
先是儼以議立尚書省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
乃左遷儼為轉運使欲以陷之比至首劾場官之貪
汚者法既大行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行省
叅政來會鹽筴將以羨數為歲入常額儼以亭戶凋

弊已甚以羨為額民力將殫病人以為已非宰臣事
事遂止仁宗踐阼召為戶部尚書廷議欲革尚書省
弊政儼言遽罷錢不用恐細民失利不從以疾辭皇
慶元年除浙東道廉訪使有錢塘退卒詐服僧衣稱
太后旨建婺州雙谿石橋因大興工役以病民儼命
有司發其奸賊杖遣之仍請奏罷其役郡大火焚數
千家儼令發廩以賑貧餒取憲司廢堂材木及諸路
學廩之羨者建孔子廟二年拜江西等處行中書省
叅知政事舊俗民有爭往往越訴于省吏得並緣為
奸利訟以故繁儼令下省府非有司不得侵民訟事

遂簡詔設科舉儼薦臨川吳澂金陵揚剛中為考試
官得人為多其年冬移疾退居真州除江南諸道行
御史臺侍御史不赴四年春詔促就前職以疾辭七
月召為侍御史十月遷太子副詹事御史大夫脫歡
答刺罕奏留之制曰可湖廣省臣以賊敗儼一日五
奏卒正其罪臺臣有劾去而復職者御史復劾之章
再上有旨命丞相樞密共決之儼曰如是則臺事去
矣遂即帝前奏黜之因伏殿上叩頭請代帝諭之曰
事非由汝汝其復位五年夏五月拜中書叅知政事
臺臣復奏留之儼亦陛辭不允賜大學衍義及所服

犀帶每入見帝以字呼之曰威卿而不名其見禮遇
如此舊制諸院及寺監得奏除其僚屬者歲久多冒
濫富民或以賂進有至大官者儼以名爵當慎惜會
臺臣亦以為言乃奏請悉追奪之遂著為令六年告
病賜衣一襲遣醫視療儼以其鄉在近圻恐復徵用
乃徙居淮南雖親故皆不接見至治元年除陝西諸
道行御史臺中丞泰定元年改江南諸道行御史臺
中丞皆不赴年六十五即告老朝廷雖命其子自強
為安慶總管府判官而未從其請四年春遣使賜酒
徵為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商議中書省事儼令使

者先返而挈家歸易水九月帝特署為中政院使復
賜酒召之乃與疾入見賜食慰勞親為差吉日使視
事命朝會日無下拜是月拜中書平章政事復以老
病辭不從天曆改元朝議欲盡戮朝臣之在上京者
儼抗論謂是皆循常歲例從行殺之非罪衆賴之獲
免居月餘傷足告歸家居十餘年痺不能行猶劬書
不廢臨終戒子弟曰國恩未報而至不祿柰何汝曹
當清白守恒業無急仕進正冠幘端坐而逝贈翰林
學士承旨光祿大夫柱國封魯國公諡文忠自強朝
散大夫禮部員外郎儼有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叔祖

鉉與太原元好問同登金進士第國初為中都提學
著春秋備忘四十卷仁宗朝命刻其書今行于世

列傳卷六十二

列傳卷第六十三

元史一百六十四

翰林學士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翰林侍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奉

勅

曹伯啓

曹伯啓字士開濟寧碭山人弱冠從東平李謙游篤於問學至元中歷仕為蘭溪主簿尉獲盜三十械徇諸市伯啓以無左驗未之信俄得真盜尉以是黜累遷常州路推官豪民黃甲恃財殺人賂佃客誣伏伯啓讞得其情遂坐甲殺人罪遷河南省都事台州路治中御史潘昂霄廉訪使王侯交薦擢拜西臺御史

改都事關陝自許衡倡道學教多士伯啓請建祠立
學以表其績朝議是之涇陽民誣其尹不法伯啓覈
實抵民罪四川廉訪僉事闕木以苛刻聞伯啓糾
黜之延祐元年陞內臺都事遷刑部侍郎丞相鐵木
迭兒專政一日召刑曹官屬問曰西僧訟某之罪何
爲久弗治衆莫敢對伯啓從容言曰犯在赦前丞相
雖甚怒莫之奪也宛平尹盜官錢鐵木迭兒欲併誅
守者伯啓執不可杖遣之八番帥擅殺起邊釁朝廷
已用帥代之矣命伯啓往詰其事次沅州道梗伯啓
恐兵往則彼驚將致亂乃遣令史楊鵬單騎往喻新

帥備得其情止奏坐前帥擅興罪邊民以安大同宣
慰使法忽魯丁撲運嶺北糧歲數萬石肆爲欺罔累
贓鉅萬朝廷遣使督徵前後受賂皆反爲之游言最
後伯啓往其人已死喻其子弟曰負官錢雖死必徵
與其納賂於人曷若償之於官第條汝父所賂之數
官爲徵之諸受賂者皆懼而潛歸賂於其子爲鈔五
百餘萬緡民之逋負而無可理者即列上與免之出
爲真定路總管治尚寬簡民甚安之延祐五年遷司
農丞奉旨至江浙議鹽法罷檢校官置六倉於浙東
西設運鹽官輸運有期出納有次船戶倉吏盜賣漏

失者有罰歸報著爲令尋拜南臺治書侍御史因言
楊清激濁屬在臺憲諸被枉赴愬者實則直之妄則
加論可也今訟寃一切不問豈風紀定制乎俄去位
英宗立召拜山北廉訪使時勅建西山佛宇甚亟御
史觀音奴等以歲飢請緩之近臣激怒上聽遂誅言
者伯啓曰主上聰明睿斷是不可以不諍廼劾臺臣
緘默使昭代有殺諫臣之名帝爲之悚聽俄拜集賢
學士御史臺侍御史有詔同刊定大元通制伯啓言
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
生還者是一人身備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人也法當

改易丞相是之會伯啓除浙西廉訪使不果行泰定
初引年北歸優游鄉社矚人賢之表所居爲曹公里
伯啓性莊肅奉身清約在中臺所獎借名士尤多爲
侍讀學士考試國子首取呂思誠姚紱雲南僉事范
震言宰臣欺上罔下不報范飲恨死伯啓具其事書
于太史真州知州呂世英以剛直獲罪伯啓白其枉
進擢風憲其好彰善率類此天曆中起伯啓爲淮東
廉訪使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中丞使驛敦遣伯啓喟
然曰吾年且八十尚忘知止之戒乎終不起一時被
命者因相繼去位天下之士高之至順三年長子震

亨卒于毗陵伯啓往拊之明年二月卒于毗陵年七十九有詩文十卷號漢泉漫藁續集三卷行世子六人孫十人皆顯仕

李元禮

李元禮字庭訓真定人資性莊重燕居不妄言笑歷易州大都路儒學教授遷太常太祝陞博士定撰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皇后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尊謚議稱頌功德體制溫雅請謚園丘升祔太室禮文多其所詳定元貞元年擢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回撓二年有旨建五臺山佛寺皇太后將臨

幸元禮上疏曰古人有言曰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不設諫官御史職當言路即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聖治萬分之一哉伏見五臺創建寺宇土木既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女廢耕織百物踊貴民有不聊生者矣伏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幣廣資福利其不可行者有五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仰秋成扈從經過千乘萬騎不無蹂躪一也太后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里山川險惡不

避風日輕冒霧露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今
上登寶位以來遵守祖宗成法正當兢業持盈之日
上位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之則書而不法將焉
用之三也夫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方
之曩時百倍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本西
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為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珍玩
奇寶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而一心致敬亦不
為怒今太后為國家為蒼生崇奉祈福福未獲昭受
而先勞聖體聖天子曠定省之禮軫思親之懷五也
伏願中路回轅端居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頤神上以

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
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大
德元年侍御史萬僧與御史中丞崔彧不合詣架閣
庫取前章封之入奏曰崔中丞私黨漢人李御史為
大言謗佛不宜建寺帝大怒遣近臣賚其章勅右丞
相完澤平章政事不忽木等鞫問不忽木以國語譯
而讀之完澤曰其意正與吾同往吾嘗以此諫太后
曰我非喜建此寺蓋以先皇帝在時嘗許為之非汝
所知也彧與萬僧面質於完澤不忽木抗言曰他御
史懼不肯言惟一御史敢言誠可賞也完澤等以章

上聞帝沉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
禮職未幾改國子司業以疾卒贈臣中大夫翰林直
學士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子端仕至禮部尚書

王壽

王壽字仁卿涿郡新城人幼穎敏嗜學長以通國字
為中書掾既而用朝臣薦入侍裕宗眷遇特異至元
十九年授兵部員外郎二十二年陞吏部郎中二十
四年分置尚書省遂革二十八年罷尚書省歸中書
復任吏部郎中以壻康里不忽木柄用當道即自免
去明年授大司農丞不赴元貞二年出為燕南河北

道廉訪副使大德二年不忽木為中執法復棄官歸
三年授集賢直學士秩滿就陞侍讀學士俄擢御史
臺侍御史論事剴切六年二月召壽奉香江南徧祠
嶽鎮海瀆密旨去歲風水為災百姓艱食凡所經過
採聽入對使還具奏民之利病繫於官吏善惡在今
宜選公廉材幹存心愛物者專撫字剛方正大深識
治體者居風憲天災代有賑濟以時無勞聖慮惟是
豪右之家仍據權要當罷其職處之京師以保全之
此長久之道也初壽與臺臣奏宰相內統百官外均
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人三代以降國之興衰

民之休戚未有不由相臣之賢否也世祖初置中書省以忽魯不花塔察兒線真安童伯顏等爲丞相史天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唐貞觀之盛迨至阿合馬郝禎耿仁盧世榮桑哥忻都等壞法黷貨流毒億兆近者阿忽台伯顏八都馬辛阿里等專政煽惑中禁幾搖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較然如此臣願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敗對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九年參議中書省事十年改吏部尚書十一年武宗即位首拜御史中丞未幾更拜

左丞俄復拜御史中丞至大二年三月卧疾求代三年夏遷太子賓客集賢大學士秋九月卒年六十明年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薊國公謚文正

王倚

王倚字輔臣其先東萊人也父永福金末避地徙燕爲宛平著姓富雄閭里倚爲人孝友樂易重然諾與人交不苟合讀書務躬行不專事章句世祖選良家子入侍東宮時倚年弱冠在衆中儀觀獨偉太保劉秉忠深器重之即以充選倚服勤守恪遂見信任有

詔皇太子裁決天下事凡時政所急民瘼所係倚知無不言是時官職未備而湯沐分邑地廣事繁當有統屬乃拜倚工部尚書行本位下隨路民匠都總管至元二十一年詔立東宮官屬以倚爲家丞又置儲用司掌貨幣出納令倚兼之後以疾辭職仍給太子家丞祿以優養之倚上言不事事而苟竊祿食臣心誠所未安不許力辭再四方許之二十六年皇孫出鎮懷孟帝爲選老成練達舊臣護之乃以屬倚陛辭帝目之良久謂侍臣曰倚修潔人也左右皇孫得人矣及行營幕所在軍政肅然未幾召還二十八年授禮部尚書以疾辭明年卒年五十三贈正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太原郡侯謚忠肅子二人鵬異樣總管府總管

劉正

劉正字清卿清州人也年十五知讀書習吏事初辟制國用使司令史遷尚書戶部令史至元八年罷諸路轉運司立局考核逋欠正掌其事大都運司負課銀伍百四十七錠逮繫倪運使等四人徵之視本路歲入簿籍實無所負辭久不決正察其寃遍閱吏牘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關領課銀文契七紙適合其數

驗其字畫皆司庫辛德柔所書也辛貧窘時已富實
交結權貴莫敢誰何正廉得其實始白尚書捕鞠之
悉得課銀辛既伏辜而四人得釋正由是知名轉樞
密院令史辟掾中書十四年分省上都會諸王昔里
吉叛至居庸關守者告前有警急使姑退正曰職當
進而弗往後至者益怯矣馳出關至上都邊將請黃
白金符充戰賞主者告乏中書檄工部造給之後帝
以爲欺罔欲詰治正曰軍賞貴速先造符印而後稟
命豈不可乎帝釋之十五年擢左司都事時阿合馬
當國與江淮行省阿里伯崔斌有隙誣以盜官糧四

十萬命刑部尚書李子忠與正馳驛往按其事獄弗
具阿合馬復遣北京行省參知政事張澍等四人雜
治之竟寘二人于死正乃移疾還家十八年徵爲左
司員外郎十九年春阿合馬併中書左右司爲一遂
爲左右司員外郎三月阿合馬敗火魯霍孫爲右丞
相復爲左司員外郎謁告歸九月中書傳旨捕正與
叅政咱喜魯丁等偕至帝前問曰汝等皆黨於阿合
馬能無罪乎正曰臣未嘗阿附淮法是從耳會日暮
車駕還內俱械繫于闕東隙地踰數日姦黨多伏誅
復械繫正于拱衛司火魯霍孫曰上嘗謂劉正衣白

衣行炭穴十年可謂廉潔者乃免歸二十年春樞密院奏為經歷陞叅議樞密院事二十五年桑哥既立尚書省擢為戶部侍郎陞戶部尚書嘗舉覈河間鹽運官虧課事幾陷于罪乃移疾歸二十八年桑哥敗完澤為丞相復擢為戶部尚書陞叅議尚書省罷仍叅議中書省事湖南馬宣慰庶子因爭廕不得誣告其兄匿亡宋官金正知其誣罪之仍官其兄濟南張同知子求為兩淮運使正知其不稱弗與張遂作飛語搆其事帝召正詰之曰匿金事在右司爭廕事在左司叅議乃幕長寢右而舉左寧無私乎正辨折明

事遂釋三十年御史臺奏為侍御史中書省奏為吏部尚書已而復留為侍御史遷江南行御史臺中丞大德元年改同僉樞密院事尋出為雲南行中書省左丞右丞忙兀突魯迷失請征緬正以為不可俄俱被徵又極言其不可不從師果無功雲南民歲輸金銀近中慶城邑戶口則詭稱逃亡甸寨遠者季秋則遣官領兵往徵人馬芻糧往返之費歲以萬計所差官必重賂省臣乃得遣徵收金銀之數必十加二而折闕之數又如之其送迎饋贐亦如納官之數所遣者又以銅雜銀中納官正首疏其弊給官秤俾土官

身諸官輸納其弊始革始至官儲貳二百七十萬索
白銀百錠比四年得貳一千七十萬索金百錠銀三
千錠七年秋還清州八年六月以左丞行省江西冬
十月改江浙武宗即位召爲中書左丞陞右丞二年
立尚書省懇辭還家仁宗即位召諸老臣入議國事
正詰闕言八事一曰守成憲二曰重省臺三曰辨邪
正四曰貴名爵五曰正官符六曰開言路七曰慎賞
罰八曰節財用會行赦改元集議行之仁宗初政風
動天下正與諸老臣陳贊之力居多累乞致仕不許
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時議經理河南

淮浙江西民田增茶鹽課額正極言不可弗從歲大
旱野無麥穀種不入土臺臣言燮理非其人姦邪蒙
蔽民多冤滯感傷和氣所致有旨會議平章李孟曰
燮理之責儒臣獨孟一人請避賢路平章忽都不丁
曰臺臣不能明察奸邪感否時政可還詰之正言臺
省一家當同心獻替擇善而行豈容分異耶孟搔首
竟如忽都不丁言右丞相帖木迭兒傳旨廉訪司權
太重故按事失實自今不許專決六品以下官平章
忽都不丁李孟將議行之正言但當擇人法不可易
也事遂寢延祐六年卒後贈宣力贊治功臣光祿大

夫司徒柱國趙國公謚忠宣子秉德官秘書監丞歷
兵工二部侍郎出爲安慶路總管秉仁以廕爲中書
架閣管勾累官工部尚書致仕

謝讓

謝讓字仲和潁昌人祖義有材勇金貞祐間爲義軍
千戶讓幼穎悟好學及壯推擇爲吏補宣慰司令史
國兵取宋立行中書省於江西讓以選爲令史調河
間等路都轉運鹽司經歷先是竈戶在軍籍者悉除
其名以丁多寡爲額輸鹽其後多顧舊戶代爲煮鹽
而顧錢甚薄讓言軍戶既落籍爲民當與舊竈戶均

役既令代役豈宜復薄其傭使重困乎自今顧人必
厚與直乃聽先是逃亡戶率令見戶包納其鹽由是
豪強者以計免而貧弱愈困讓令驗物力多寡比次
甲乙以均之擢南臺御史舉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哈
刺哈孫荅刺罕可爲御史大夫山東廉訪使陳天祥
可爲御史中丞右司員外郎高昉可任風憲劾江浙
省臣聽詔不恭及不法事帝遣使雜問既歛服詔令
讓與俱來人皆危之讓恬然若無事者臺綱以之益
振大德間詔立陝西行御史臺以讓爲都事凡御史
封章及文移其可否一決于讓入爲中書省右司都

事遷戶部員外郎時東勝雲豐等州民飢乞糴鄰郡
憲司懼其販鬻為利閉其糴事聞于朝讓設法立禁
閉糴者有罪三州之民賴以全活者甚衆四年授宗
正府郎中擢監察御史遷中書省右司員外郎出為
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時廣西兩江岑雄黃聖許等
屢相讎殺為邊患讓謂此曹第可懷柔不宜力競寬
其法以羈縻之使不至跳梁可也若乃舍中國有用
之民爭炎荒不毛之地非長策也因書榜招諭以攜
其黨湖廣宣慰使張國紀建言科江南夏稅讓極言
其非便遷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是時江淮屯戍軍

二十餘萬親王分鎮揚州皆以兩淮民稅給之不足
則漕於湖廣江西是歲會計兩淮僅少三十萬石讓
請以淮鹽三十萬引鬻之收其價鈔以給軍食不勞
遠運公私便之至大元年轉戶部侍郎時京倉主計
吏以倉廩多罅漏惟久雨米壞請覆糠粃其上因揉
諸米中以給內外工人及宿衛者讓察其奸以藁秸
易之奸弊悉除二年拜西臺治書侍御史三年拜治
書侍御史未上改同僉樞密院事尋拜戶部尚書仁
宗在東宮以讓先朝舊人召見賜酒以示眷注四年
改刑部尚書仁宗即位加讓正議大夫入謝賜以卮

酒讓痛飲之帝曰人言老尚書不飲何飲耶讓曰君賜不敢違也少頃醉不能立命扶出之翼日讓謝帝曰老尚書誠不飲也初尚書省柄臣構殺留守鄭阿爾思蘭籍其家中外寃之尚書省罷未有直其寃者讓明其事以所籍貲產給還之有旨六部事疑不決者須讓共議而後上聞於是戶部更定鈔法禮部議正禮文讓皆與焉刑部有按讓未署字而誤用印吏懼遂私效讓署事覺度無損於事且憐吏以罪廢遂視之曰吾署也其寃厚多類此讓上言古今有天下者皆有律以輔治堂堂聖朝詎可無法以準之使吏

任其情民罹其毒乎帝嘉納之乃命中書省纂集典章以讓精律學使為校正官賜青鼠裘一襲侍宴服六襲二年朝廷以吏多滯事責曹按不如程者令下讓曰刑獄非錢穀銓選之比寬以歲月尚慮失實豈可律以常法乎乃入白于宰相曰尚書言是也由是刑曹獨得不責稽違拜陝西行省叅知政事未幾拜西臺侍御史命甫下詔罷西臺復立就拜侍御史四年十月卒于官年六十有六贈正奉大夫河南行省叅知政事追封陳留郡公謚憲穆子好古奉政大夫覆實司提舉

韓若愚

韓若愚字希賢保定滿城人由武衛府史授通惠河道所都事開河有功詔賜錦衣一襲遷留守司都事尋陞經歷出知薊州改中書左司都事時監燒昏鈔者欲取能名槩以所燒鈔為偽鈔使管庫者誣服獄既具若愚知其冤覆之得免死者十餘人遷刑部郎中提舉諸路寶鈔庫擢吏部郎中仁宗即位故事凡潛邸官吏不次遷轉若愚以歲月定其資品遂著為令皇慶元年遷內臺都事改刑部侍郎尋擢中書左司郎中時議禁民田獵犯者抵死若愚曰昔齊宣王

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為然遂輕其刑時叅政曹鼎新辭職帝曰若效韓若愚廉勤足矣何用辭為繼命若愚叅議中書省事鐵木迭兒為右丞相以憎愛進退百官恨若愚不附已羅織以事帝知其枉不聽拜戶部尚書延祐六年命理河間等路囚輕重各得其情復拜叅議中書省事丞相鐵木迭兒復入相以舊憾誣若愚罪欲殺之帝不從復奏奪其官除名歸鄉里至治三年詔雪其冤泰定元年命復其官尋拜刑部尚書遷湖廣省叅知政事未行政詹事丞八月命宣撫江浙復留為

侍御史時左丞相倒刺沙擅威福以事誣侍御亦憐
珍等下樞密獄無敢言其寃若愚以計奏左丞相倒
刺沙爲右大夫其事遂解三年擢浙西廉使未行拜
河南省左丞會文宗平內難若愚畫策中機帝嘉之
進資政大夫天曆三年遷淮西江北道廉訪使九月
以疾卒年六十八贈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
左丞上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貞肅

趙師魯

趙師魯字希顏霸州文安縣人父趾秘書少監贈禮
部尚書師魯爲人風采端莊在太學力學如寒士延

祐初爲興文署丞五年遷將作院照磨七年辟爲御
史臺掾後補中書省掾於朝廷典章故實律令文法
無不練習臨事明敏果斷執政竒之及典銓選平允
無私人無不服擢工部主事遷中書省檢校官成著
能名泰定中拜監察御史時大禮未舉師魯言天子
親祠郊廟所以通精誠逆福釐生烝民阜萬物百王
不易之禮也宜鑒成憲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帝
嘉納焉元夕令出禁中命有司張燈山爲樂師魯上
言燕安怠惰肇荒淫之基竒巧珍玩發奢侈之端觀
燈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疏聞遽

命罷之賜師魯酒一上尊且命御史大夫傳旨以嘉
忠直是時宰相倒刺沙密專命令不使中外預知師
魯又上言古之人君將有言也必先慮之於心咨之
於衆決之於故老大臣然後斷然行之渙若汗不可
反未有獨出柄臣之意不咨衆謀者也不報倒刺沙
雖剛狠亦服其敢言有朝士年未及致仕其子請預
蔭其官而執政者爲之地師魯駁其非事遂止遷樞
密院都事改本院經歷致和初陞奉政大夫叅議樞
密院事天曆中遷樞密院判官改兵部侍郎丁父憂
特旨起爲同僉樞密院事師魯固辭不就服除復爲

樞密判官持節治四川軍馬諭上威德大閱于郊寬
簡有法士卒懷其恩信未幾遷中順大夫刑部侍郎
樞密院復奏爲其院判官久之出爲河間路轉運鹽
使除害興利法度修飭絕巡察之奸省州縣厨傳贈
遺之費竈戶商人無不便之歲課遂大增暇日又割
己俸率僚吏新孔子廟命吏往江右製雅樂聘工師
春秋釋奠士論稱之師魯由從官久典金穀每鬱鬱
不樂疾篤棄官歸京師至元三年九月卒年五十有
三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天水郡侯謚文清

劉德温

元史列傳卷六十三
劉德溫字純甫大興人起家中書省宣使大德十一年以年勞授從仕郎內宰司照磨監建興聖宮又調承務郎掌儀署令未幾陞奉訓大夫內宰司丞奉中旨徵河南民逋糧德溫輒平其價令出鈔以償民甚便之復陞朝列大夫延福司丞奉旨代祠嶽瀆比還遷中憲大夫同知大都路都總管府事輦轂之下供億浩繁德溫措置有法民用不擾遷甄用少監陞亞中大夫禮部侍郎復陞嘉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省檄和糴糧民以價不時得迤相觀望德溫下令曰糧入價出吏有敢爲弊者罪之於是糧不踰期而

集轉大司農丞耕籍之儀取具一時德溫欲考訂典禮集爲成書未畢俄授通議大夫永平路總管永平當天曆兵革之餘野無居民德溫爲政一年而戶口增倉廩實遂興學校以育人材庶事畢舉歲大旱禱而雨歲以不歉灤漆二水爲害有司歲發民築堤德溫曰流亡始集而又役之是重困民也遂罷其役而水亦不復至有豪民武斷于鄉里前吏莫敢治德溫按得其罪論如法杖之書其過于門後竟以不道伏誅永平古孤竹國也國初郡守楊阿台請于朝謚伯夷曰清惠叔齊曰仁惠爲廟以祠之而祠禮猶未具

也德温請命有司春秋具牢禮致祭從之著為式賜廟額曰聖清士論躋之至順四年卒年六十九贈正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彭城郡侯謚清惠

尉遲德誠

尉遲德誠字信甫絳州人祖天澤仕金為庫官郡王帶孫拔絳州天澤在俘中道見兵死者輒涕泣收瘞之帶孫令佩金符授雲州御衣局人匠總管父霏仕至潞州知州德誠歷官太子率更丞至大元年改詹事院都事二年遷家令司丞仁宗以為謹恪常賜酒帛得侍左右數薦士出則未嘗語人廳事前有粟苗

不種而萌偶出一莖雙穗眾以為嘉禾陞家令四年選為河東山西道宣慰司同知擊姦吏寬稅斂上計京師入見帝方食賜以餽餘擢工部尚書未拜改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延祐元年遷京畿都漕運使二年拜遼東道肅政廉訪使上疏言事其略曰勞諸王以懷其心防出入以嚴宮禁立諫官以遠讒佞崇科舉以求人材立常平以備荒年汰僧道以寬民力舉賢良以勵忠孝抑奢侈以厚風俗及拯鈔法裁冗官等事未報而卒年五十三

秦起宗

秦起宗字元卿其先上黨人後徙廣平深水縣曾大父當金季兵起窾山麓爲洞奉其親以居傍窾大洞匿其里中百人閉之具牛酒出待兵兵入索惟見其親屬曰孝士也釋之去里人曰秦父生我起宗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帑父順削柳爲簡寫以授之成誦削去更書年十七會立蒙古學學輒成辟武衛譯史御史中丞塔察兒愛其才遷中臺史是時尚書省專制更張起宗持文嚴密無所泄仁宗即位罷尚書省轉中書史累遷太子家令司典簿官上言東宮官屬輔導德義財賦非所治也朝廷是之遷南臺御史建

康多水或實災而有司抑之或無災而詐災起宗微行得實人以爲神明文宗初立命威順王征八番是時蜀省襄加台拒命未平起宗極言武昌重鎮當備上流之師親王不可遠去力止之及王入見帝謂曰八番之行非秦元卿幾爲失計其後八番師還無敢擾於道路者朝議以起宗治蜀幕府忘其名曰秦元卿帝引筆改曰起宗其眷注如此拜中臺御史劾中丞和尚受人婦人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見踞辨久之勅令起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尚無以正國法和尚服辜

帝曰爲御史當如是矣元會賜只孫服令得與大宴
又劾閩憲卜咱耳竊父妾以逃其父憤死瀆亂天常
流之嶺南自是盡言無諱皆見聽用有御史奏議一
卷遷都漕運使帝召諭之曰漕輸事多廢闕賴御史
治之爾出爲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張甚盛問其
費所從出小吏不敢隱曰借辦於民遂亟使歸之凡
席僅給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禮即止因諭
衆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安靜庶使吾民化之居一
歲以老去官明年以兵部尚書致仕居一歲卒謚昭
肅子四人鈞銓鐸鏞鈞西臺御史鏞延徽寺經歷銓

都省掾鐸蚤卒

列傳卷第六十三

傳卷第六十四

元史一百七十七

翰林學士亞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張思明

張思明字士瞻其先獲嘉人後徙居輝州思明穎悟過人讀書日記千言至元十九年由侍儀司舍人辟御史臺掾又辟尚書省掾左丞相阿合馬既死世祖追咎其奸欺命尚書簿問遺孽一日召右丞何榮祖左丞馬紹盡輸其贓以入思明抱牘從日已昏命讀之自昏達曙帝聽忘疲曰讀人吐音大似侍儀舍人右

丞對曰正由舍人選為掾帝竒之曰斯人可用明日擢為大都路治中思明以超遷踰等固辭乃改湖廣行省都事元貞元年召為中書省檢校六曹無滯案遷戶部主事大德初擢左司都事有獻西域秤法思明以惑衆不用初立海道運糧萬戶府于江浙受除者憚涉險不行思明請升等以優之因著為令五年轉吏部郎中九年改集賢司直十年除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十一年春兩浙大饑首贊發廩賑之至大三年遷兩浙鹽運使未上入叅議樞密院事改中書省左司郎中皇慶元年再授兩浙鹽運使歲課羨

贏僚屬請上增數思明日贏縮不常萬一以增為額是我希一已之榮遺百世之害二年召為戶部尚書延祐元年進叅議中書省事三年拜中書叅知政事仁宗即位浮屠妙總統有寵勅中書官其第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遝故寧違旨獲戾不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為例乃為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久之近臣疾其持法峭直日構讒間出為工部尚書帝問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無怏怏乎對曰

勤政如初帝嘉嘆之命授宣政院副使五年除西京
宣慰使嶺北戍士多貧者歲凶相挺爲變思明威惠
並行邊境乃安因䟽和林運糧不便事十一條帝勞
以端硯上尊會左丞相哈散辭職帝不允其請益堅
帝詰之曰朕任卿未專邪曰非曰近臣有撓政者邪
曰無有也然則何爲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恐悞陛下
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爲助帝問爲誰朕能從
汝哈散再拜謝曰臣願得張思明即日拜思明中書叅
知政事比召至車駕幸上都見於道慰勉之曰卿向
不負朕注委故朕用哈散言復起汝未幾升左丞帝

崩英宗宅憂右丞相帖木迭兒用事日誅大臣不附
已者中外洶洶思明諫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
行殺戮國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
而不至將柰之何不可不熟慮也衆皆危之帖木迭
兒大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帝造壽安山寺監察
御史觀音保瑣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強諫帝
震怒殺觀音保瑣咬兒哈的迷失以成珪李謙亨屬
吏思明白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祖宗已來未嘗殺
諫臣成李旣屬吏當論法丞相乃力言之二人得從
輕典及拜住爲左丞相與帖木迭兒各樹朋黨賊害

忠良思明懼禍及累表辭不獲後竟誣以不支蒙古子
女口糧餓死四百人遂廢于家杜門六年文宗天曆
元年起爲江浙行中書省左丞會陝西大饑中書撥
江浙鹽運司歲課十萬定振之吏白周歲所入已輸
京師當回咨中書思明日陝西飢民猶餓在涸轍往
復踰月是索之枯魚之肆也其以下年未輸者如數
與之有罪吾當坐朝廷躓之二年復以中書左丞召入
覲慈仁殿敷陳累朝任賢使能治民足國之道因以
衰老辭帝未允明日即移告去重紀至元三年卒年
七十八思明平生不治產不畜財收書三萬七千餘

卷九明於律與謝仲和曹鼎新同稱三絕贈推忠翊
治守義功臣依前中書左丞上護軍清河郡公謚貞敏

吳元珪

吳元珪字君璋廣平人父鼎燕南提刑按察副使元
珪簡重好深沉之思凡征謀治法律令章程皆得於
家庭之所授受至元十四年世祖召見命侍左右授
後衛經歷佩金符十七年從幸上都受命取御藥於
大都萬歲山元珪乘傳未盡一晝夜而至帝竒其速
擢樞密都事陞經歷嘗從同知樞密院事俺伯進西
蕃鎧甲帝問其制度元珪應對詳明帝益竒之初江

南既定樞密奏裁定官屬京師五衛行省萬戶府設
官有差均俸祿給醫藥設學校置屯田多元珪所論
建二十六年叅議樞密院事時繕修宮城尚書省奏
役軍士萬人留守司主之元珪亟陳其不便乃立武
衛繕理宮城以留守段天祐兼都指揮使凡有興作
必以聞於樞府尋陞樞密院判官奏定萬戶用軍士
八人千戶四人百戶二人多役者有罰二十八年除
禮部侍郎遷左司郎中三十一年叅議中書省事大
德元年除吏部尚書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里者元
珪曰此風不可長川黨朔黨之興宋之所由衰也請

謁悉皆謝絕三年宣撫燕南劾貪吏若干人遷工部
尚書河朔連年水旱五穀不登元珪言春秋之義以
養民爲本凡用民力者必書蓋民力息則生養遂生
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宰相嘉其言土木之工稍爲
之息六年僉河南行中書省事將行拜江浙行省叅
知政事初朱清張瑄以財雄江南徧以金幣連結當
路及伏誅錄其家具籍所交諸公貴人而江浙省臣
爲尤甚惟元珪一無所污武宗即位由僉樞密院事
拜樞密副使詔元珪二十餘人議政中書若惜人力
嚴選舉節財用定律令謹賞罰建科舉課農桑汰冗

負易封贈皆切於世務者初詔發軍萬人屯田稱海
以實邊海都之亂被俘者衆至是頗有來歸者飢寒
不能存至鬻子以活元珪具其事以聞詔賜錢贖之
帝在軍中即聞元珪名至是特加平章政事賜白金
二百五十兩只孫衣四襲仁宗即位詔元珪與十六
人議時政皇慶元年出拜江浙行省左丞江淮漕臣
言江南殷富蓋由多匿腴田若再行檢覆之法當益
田畝累萬計元珪曰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
田有定畝一有動搖其害不細執其論固爭月餘不
能止移疾去延祐元年拜甘肅行省左丞歲餘召還

俾宣撫遼陽諸郡復爲樞密副使召見嘉禧殿帝曰
卿先朝舊臣宜在舊服特加榮祿大夫賜鈔五千緡
貂裘二襲元珪奏曰昔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
餘田悉貢賦稅今經理江淮田土第以增多爲能加
以有司頭會箕歛俾元元之民困若日甚臣恐變生
不測非國之福惟陛下少加意焉帝曰凡爾軍士之田
並遵舊制至治元年英宗即位元珪與知樞密院事
帖木兒不花上軍民之政十餘事大扭言諸王近侍
不可干軍政管軍官吏不可漁取軍戶軍官之材者
當遷其職有司賦役當務均一而軍民不可有所偏

軍官襲職惟傳適嗣而支庶不可有所亂帝並嘉納
即降旨施行之元珪以年老致仕至治二年起商議
中書省事三年卒泰定元年贈光祿大夫河南等處行
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忠簡三年復加推
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司徒

張昇

張昇字伯高其先定州人後徙平州昇幼警敏過又學
語時輒能辨字音應對異於常兒既長力學工文辭
至元二十九年用薦者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
官預修世祖實錄陞應奉翰林文字尋陞修撰歷興文

署令遷太常博士成宗崩大臣承中旨議奉徽號饗
宗廟昇曰在故典凡有事于宗廟必書嗣皇帝名今
將何書議遂寢武宗即位議躬祀禮昇據經引古參
酌時宜以對帝嘉納之至大初改太常寺為太常禮
儀院即除昇為判官久之外補知汝寧府民有告寄
柬書於其家者踰三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記里中
大家姓名于上昇亟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民且再
更赦矣勿論同列懼皆引起既而事聞廷議謂昇脫
姦軌遣使窮問卒無跡可指乃詰以擅焚書狀昇對
曰事固類姦軌然昇備位郡守為民父母今斥誣訴

免寬濫雖重得罪不避乃坐奪俸二月旁郡移文報
吳人侯君遠者言歲直壬子六月朔日蝕其占爲兵
寇歲癸丑其應在吳分野同列欲召屬縣爲備禦計昇
曰此訛言久當自息毋用惑民聽斥其無稽衆論寔
之部使者舉治行爲諸郡家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
中除紹興路總管初大德至大間越大饑且疫厲民
死者殆半賦稅鹽課責里胥代納吏並緣爲姦害富
家昇爲証于簿籍白行省蠲之前守有爲江淞行省
叅知政事者爭代者祿米有隙欲內之罪移平江歲
輸海運糧布囊三萬俾紹興製如數民患苦之不能

堪更數守謂歲例如此置弗問昇言麻非越土所生
海漕實吳郡事於越無與章上卒罷之昇既謹於緇
吏又果於去民瘼故人心悅服歷湖北道廉訪使江
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召爲叅議中書省事改樞密院
判官尋復中書叅議至治二年又出爲河東道廉訪
使未行拜治書侍御史明年出爲淮西道廉訪使泰
定二年拜陝西行省叅知政事加中奉大夫尋遷遼
東道廉訪使屬永平大水民多捐瘠昇請發海道糧
十八萬石鈔五萬緡以賑飢民且蠲其歲賦朝廷從
之民得全活者衆明年召拜侍御史天曆初出爲山

東道廉訪使時方有警有司請完城以爲備昇曰即恃吾以生完城是棄民也由是民皆安之文宗賜尚醞文幣以賞其功踰年召爲太禧院副使兼奉贊神御殿事除河南省左丞復遷淮西道廉訪使昇時年六十有九上書乞致仕至順二年復起爲集賢侍講學士文宗眷待之意甚隆元統元年順帝即位首詔在廷耆艾訪問治道昇條上時所宜先者十事尋兼經筵官廷試進士特命昇讀卷事已告省先墓帝賜金織文袍以寵其歸明年以奎章閣大學士資善大夫知經筵事召賜上尊趣就職昇以疾辭帝察其不可強

許之尋命本郡月給祿半以終其身至正元年卒年八十一贈資德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謚文憲

臧夢解陸垕

臧夢解慶元人宋末中進士第未官而國亡至元十三年從其鄉郡守將內附授奉訓大夫婺州路軍民之匠提舉未幾例革其所司而浙東宣慰司舉夢解才兼儒吏可試州郡朝廷是之授息州知州未行改知海寧州時淮東按察副使王慶之按行至其州見夢解剛直廉慎而學有淵奧自任職以來門無私謁官署蕭然凡有差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於是民以戶

計者新增七百六十有四田以頃計者新闢四百四十有三桑柘榆柳交蔭境內而政平訟簡爲諸州縣最乃舉夢解才德兼備宜擢清要以展所蘊而御史臺亦以其廉能抗章薦之二十七年夢解滿去者至是已五年矣屬江陰饑江淞行省委夢解賑之夢解不爲文具皆躬至其地而人給以米所治四萬五千餘人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苟宗道聞而躉之舉其名上聞除同知桂陽路總管府事三十年擢奉議大夫廣西肅政廉訪副使故事烟瘴之地行部者多不躬至而夢解咸遍歷焉遂按問賓州藤州兩路達魯花

赤與孔貪官姦吏置于法者無慮八十餘人又平反邕州黃震被誣賊罪及藤州唐氏婦被誣殺夫罪凡兩寃獄大德元年遷江西肅政廉訪副使有臨江路總管李侗素狡獪而又附大臣勢以控持省憲夢解按其賊罪而一道澄清六年遷浙東肅政廉訪副使九年除廣東肅政廉訪使夢解至是旣老且病乃納祿退居杭州以亞中大夫湖南宣慰副使致仕後至元元年卒夢解博學洽聞爲時名儒然不少迂腐而敏於政事其操守尤爲介特所著書有周官考三卷春秋微一卷夢解嘗自號魯山大夫士之稱之者不以官

皆曰魯山先生云同時有陸垕者與夢解齋名監察御史鄭鵬南嘗以二人並薦于朝垕字仁重江陰人也自幼以孝文聞至元間丞相伯顏以師南下垕是時年未冠而志强氣銳率其鄉人見之論議有合兵遂不涉其境鄉人義之伯顏奏授爲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以廉能擢置臺憲累遷至湖南肅政廉訪副使陞浙西廉訪使所至以黜賊吏洗冤獄爲已任且嘗上章奏免儒役及舉行浙西助役法年五十卒賜諡莊簡

陳顥

陳顥字仲明其先居廬龍有各山者仕金爲謀克監軍太祖得之以爲平陽等路軍民都元帥子孫徙清州遂爲清州人顥幼穎悟日記誦千百言稍長游京師登翰林承旨王磐安歲之門磐熟金典章安歲通諸國語顥兼習之安歲乃薦顥入宿衛尋爲仁宗潛邸說書於是仁宗奉母后出居懷慶顥從行日開陳以古聖賢居艱貞之道會成宗崩仁宗入定內難以迎武宗顥皆預謀及仁宗即位以推戴舊勳特拜集賢大學士祭祿大夫仍宿衛禁中政事無不與聞科舉之行顥資助之力尤多顥時伺帝燕間輒取聖經所載

大經大法有切治體者陳之每見嘉納帝嘗坐便殿
群臣入奏事望見顯喜曰陳仲明在列所奏必善事
矣顯以父年老力請歸養清州帝特命顯長子孝伯
爲知州以就養顯固辭乃以孝伯爲州判官帝欲用
顯爲中書平章政事顯叩首謝曰臣無汗馬之功又
乏經濟之畧一旦寘之政塗徒速臣咎臣願得朝夕
左右獻替可否庶少裨萬一亦以全臣愚忠帝乃允
仁宗崩辭祿家居者十年文宗即位復起爲集賢大
學士上疏勸帝大興文治增國子學弟子貢蠲儒之
徭役文宗皆嘉納焉顯先後居集賢署薦士牘累數百

有訐之者顯曰吾寧以謬舉受罰蔽賢誠所不忍順
帝元統初顯扈蹕行幸上都至龍虎臺帝命造膝前
而握其手曰卿累朝老臣更事多矣凡議政事宜極
言無隱顯頓首謝不敏顯每集議其言無不剴切後
至元四年致政命食全俸于家明年卒年七十六至
正十四年贈攄誠秉義佐理功臣光祿大夫河南江
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謚文忠
顯出入禁闈數十年樂談人善而惡聞人過大夫士
因其薦拔以至顯列有終身莫知所自者是以結知
人主上下無有怨尤歐陽玄爲國子祭酒與顯同考

試國子伴讀每出一卷題必捨而觀之苟得其片言
 善即以寘選列為之色喜玄歎曰陳公之心蓋篤於
 仁而踰於厚者真可使鄙夫寬薄夫敦矣次子敬伯至
 正中仕為中書參知政事歷左丞右丞二十七年拜
 中書平章政事

傳卷第六十四

傳卷第六十五

元史一百七十八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脩國史梁灑翰待制承直監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王禮等奉
 勅修

梁曾

梁曾字貢父燕人祖守正父德皆以曾貴贈安定郡
 公會少好學日記書數千言中統四年以翰林學士
 承旨王鶚薦辟中書左三部令史三轉為中書省掾
 至元十年用累考及格授雲南諸路行省都事佩銀
 符父之陞負外郎十五年轉同知廣南西道左右兩
 江宣撫司事明年除知南陽府唐鄧二屬州為襄陽

府所奪曾按圖經稽國制以聞事得復舊南陽在宋末爲邊鄙桑柘未成而歲賦絲民甚苦之曾請折輸布民便之十七年朝廷以安南世子陳日烜不就徵選曾使其國召見賜三珠金虎符貂裘一襲進兵部尚書與禮部尚書柴椿偕行至安南語秘不傳明年日烜遣其叔遺愛奉表從曾入獻方物帝封遺愛爲安南國王賜幣帛遣歸二十一年除曾湖南宣慰司副使居三年以疾去二十九年改淮西宣慰司副使復以親老辭召至京師入見內殿有旨令曾再使安南授吏部尚書賜三珠金虎符襲衣乘馬弓矢噐幣以禮部郎中陳孚爲副十二月改授淮安路總管而行三十年正月至安南其國有三門中曰陽明左曰日新右曰雲會陪臣郊迎將由日新門入曾大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我辱君命也即回館旣而請開雲會門入曾復執不可始自陽明門迎詔入又責日烜親出迎詔講新朝尚右之禮以書徃復者三次具宣布天子威德而風其君入朝世子陳日烜大感服三月令其國相陶子竒等從曾詣闕請罪并上萬壽頌金冊表章方物而以黃金噐幣竒物遺曾爲贐曾不受以還諸陶子竒八月還京師入見進所與陳日

燔徃復議事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且令坐地上右
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兵戈
尔何敢尔是日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
謂親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所辦吾與汝之事汝
勿以為後也復於便殿賜酒饌留宿禁中語安南事
至二鼓方出明日陶子奇等見詔陳其方物象鸚鵡
于庭而命曾引所獻象曾以袖引之象隨曾轉如素
馴者復命引他象亦然帝以曾為福人且問曰汝亦
懼否對曰雖懼君命不敢違帝稱善或讒曾受安南
賂者帝以問曾曾對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

臣不受以屬陶子奇矣帝曰苟受之何不可也尋賜
白金一錠金幣二勅中書以使安南三珠金虎符與
之仍乘傳之任淮安到官興學校厲風俗河南行省
事有疑者皆委曾議之大德元年除杭州路總管戶
口復者五萬二千四百戶請禁莫夜鞠囚游街酷刑
朝廷是之著為令四年丁內艱先是丁憂之制未行
曾上言請如禮七年除潭州路總管以未終制不赴
明年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又明年拜雲南行省參知
政事賜三珠金虎符尋召還京辭以母喪未葬扶柩
北歸至長蘆有旨賜鈔一百錠使營葬十年召為中

書叅議嘗預燕賜只孫一襲十一年轉正奉大夫出
爲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尋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四
年以疾辭歸勅賜藥物存問備至皇慶元年仁宗以
魯前朝舊臣特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累章乞
致仕不允復起爲集賢侍講學士國有大政必命魯
與諸老議之延祐元年奉詔代祀中岳等神還至汴梁
以病不復職寓居淮南杜門不通賓客惟日以書史
自娛至治二年卒年八十一卒之前十日有大星隕
于所居流光燭地人皆異之

劉敏中

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丘人幼卓異不凡年十三語
其父景石曰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豐於功而不自
衒此後人所弗逮也父竒之鄉先生杜仁傑愛其文
亟稱之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
而無愧色乃吾志也至元十一年由中書掾擢兵部
主事拜監察御史權臣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
報遂辭職歸其鄉既而起爲御史臺都事時同官王
約以言去敏中杜門稱疾臺臣請視事敏中曰使約
無罪而被劾吾固不當出誠有罪耶則我旣爲同僚
又爲交友不能諫止亦不無過也出爲燕南肅政廉

訪副使入爲國子司業遷翰林直學士燕國子祭酒
大德七年詔遣宣撫使巡行諸道敏中出使遼東山
北諸郡守令恃貴偉暴橫者一繩以法錦州雨水爲
災輒發廩振之除東平路總管擢陝西行臺治書侍
御史九年召爲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上疏陳十
事曰整朝綱省庶政進善良剔姦蠹顯公道杜私門
廣恩澤實鈔法嚴武備舉封贈成宗崩姦臣希中旨
贊其邪謀敏中援禮力爭之武宗即位召敏中至上
京庶政多所更定授集賢學士皇太子贊善仍商議
中書省事賜金幣有加頃之拜河南行省參知政事

敏中治書侍御史出爲淮西肅政廉訪使轉山東宣
慰使遂召爲翰林學士承旨詔公卿集議弭災之道
敏中疏列七事帝嘉納焉以疾還鄉里敏中平生身
不懷幣心不論錢義不苟進進必有所匡救援據今
右雍容不迫每以時事爲憂或鬱而弗伸則戚形于
色中夜歎息至淚濕枕席爲文辭理備辭明有中菴
集二十五卷延祐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光祿大夫柱
國追封齊國公謚文簡

王約

王約字彥博其先汴人祖通北徙真定約性穎悟風

格不凡從中丞魏初游博覽經史工文辭務達國體時好不以動其心至元十三年翰林學士王磐薦爲從事丞旨火魯火孫以司徒開府奏授從仕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兼司徒府掾既而辟掾中書除禮部主事二十四年拜監察御史授承務郎首請建儲及修史事時丞相桑哥銜參政郭佑爲中丞時奏誅右丞盧世榮等故誣以他罪約上章直佑寃按治成都鹽運使王鼎不法罷官除名轉御史臺都事南臺侍御史程文海入言事多斥桑哥罪桑哥怒又以約與之表裏六奏殺之上不從約以隴西地遠請立行臺

黜有官者二人命故臣洪子藩爲相俾更弊政罷非道水驛十三免耽羅貢非土產物東民大喜還報稱旨除太常少卿尋詔約同宗正御史讞獄京師約辭職在清廟帝不允乃閱諸獄決二百六十六人當死者七十二人釋無罪者八十六人平反吳得誠寃嫁良家入倡女十人杖流元旦帶刀闖入殿庭者八十人因議鬪毆殺人者宜減死一等著爲令又以浙民於行省南臺互訟不決命約訊之約至杭二十日而理省臺無異辭特拜刑部尚書以錄前功大德十一年仁宗至自懷州肅清宮禁以平章賽典赤安西王

阿難荅與左丞相阿忽台潛謀為變命刑曹按責其狀約曰在法謀逆不必撈掠竟當伏誅由是結知仁宗富寧庫失金約疑番直宿衛者盜之未幾果得實庫官吏獲免監察御史言通州倉米三萬石因雨而濕約謂必積氣所蒸驗且堪用釋守者罪宗王兄弟二人守邊兄陰有異志弟諫不聽即上馬馳去兄遣奴挾弓矢追之弟發矢斃其奴兄訴囚其弟獄當死約慮囚曰兄之奴即弟之奴况殺之有故立釋之遷禮部尚書請定丁憂之制申旌表之恩免都城煤炭之徵皆從之京民王氏仕江南而歿有遺腹子其女育之年十六乃訴其姊匿貲若干有司責之急約視其牘曰無父之子育之成人且不絕王氏祀姊之恩居多誠利其貲寧育之至今日耶改前議而斥之柴氏初無子命張氏子後既得己子張出為僧柴之子又歿僧乃訟家產詔約詰之約問曰汝出家既分承汝師衣鉢又何為得柴氏業乎僧不能荅遂歸柴氏應後者至大二年正月上武宗尊號及冊皇后凡典禮儀注約悉總之如制仁宗在東宮雅知約名思用以自輔擢太子詹事丞從幸五臺山約諫不可久留即日還上京初安西王封於秦既以謀逆誅國除版

賦入詹事院至是大臣奏請封其子復國仁宗以問約曰安西以何罪誅今復之何以懲將來議遂寢明年進太子副詹事約抗章諫節飲辭意懇切仁宗嘉納焉承制立左衛率府統侍衛軍萬人同列欲署軍官約持不可衆難之曰東宮非樞密使耶約曰詹事東宮官也預樞密事可乎仁宗復名問約對曰皇太子事不敢不爲天子事不敢爲仁宗悟竟罷議同列復傳命增立右衛率府取河南蒙古軍萬人統之約屏人語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宜深思之不可累儲宮也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

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色慙曰實慮不及此又命福建取繡工童男女六人約言曰福建去京師六七千里使人父子兄弟相離有司承風動擾豈美事耶仁宗止之稱善再三家令薛居敬上言陝西分地五事因被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薦翰林學士李謙爲太子少傅請立故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顏祠于杭皆從之仁宗以詹事院諸事循軌大喜面賜犀帶力辭又賜江南所取書籍亦辭仁宗常字而不名諭

羣臣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又謂中丞朶解曰
在詹事而不求賜予者惟彥博與汝二人耳一日仁
宗西園觀角觝戲有旨取繒帛賜之約入遥見問曰
汝何爲來仁宗遽止之又欲觀俳戲事已集而約至
即命罷去其見敬禮如此四年三月仁宗正位宸極
欲用陰陽家言即位光天殿即東宮也約言於太保
曲樞曰正名定分當御大內太保入奏遂即位於大
明殿中書奏約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帝大怒特拜河
南行省右丞約陛辭帝賜卮酒及弓矢先是至大間
尚書省用建言者冒獻河汴官民地爲無主奏立田

糧府歲輸數萬石是歲詔罷之甯建言人於海外命
河南行省復其舊業行省方並緣爲奸曰猶未給約
至立期檄郡縣釐正如詔會詔更銅錢銀鈔法且令
天下稅盡收至大鈔約度河南歲用鈔七萬錠必致
上供不給乃下諸州凡至大至元鈔相半衆以方詔
命爲言約曰吾豈不知第歲終諸事不集責亦匪輕
丞相卜憐吉台贊之曰善遣使白中書省臣大悅遂
徧行天下南陽字朮魯翀以書謁約大奇之即署爲
郡學正既又薦之中書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皇慶
改元元日詔中書省曰汴省王右丞可即召之約以

三月一日至召見慰勞特拜集賢大學士推恩三世
贈謚樹碑約首奏河南行省丞相卜憐吉台勲閱舊
臣不宜久外召至封河南王約又建議行封贈禁服
色與科舉皆著爲令甲上疏薦國子博士姚登孫應
奉翰林文字揭傒斯成都儒士楊靜請起復中山知
府致仕輔惟良前尚書參議李源左司員外郎曹元
用皆除擢有差辯奏故左丞竇履有遺腹子棄外宜
收養歸宗爲竇氏後延祐二年丞相帖木迭兒專政
奏遣大臣分道奉使宣撫命約巡行燕南山東道約
至衛輝有毆母寘獄者其母泣訴言老妾惟此一息死
則一門絕矣約原其情杖一百而遣之冠州民有兄
訐其弟厭詛者讞之則曰我求嗣也索授時曆驗其
日良信乃立縱之使還拜樞密副使視事明日召見
賜酒帝謂左右曰人言彥博老病朕今見之精力尚
強可堪大任也是夕知院駙馬塔失帖木兒宿衛帝
戒之曰彥博非汝友宜師事之至治元年英宗即位
帖木迭兒復相約辭職不出二年以年七十致仕三
年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臣傳詔起約復拜集
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以其祿居家每日一至中
書省議事至治之政多所參酌又嘗奉詔與中書省

官及他舊臣條定國初以來律令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朝廷議罷征東省立三韓省制式如他省詔下中書雜議約對曰高麗去京師四千里地瘠民貧夷俗雜尚非中原比萬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不如守祖宗舊制丞相稱善奏罷議不行高麗人聞之圖公像歸祠而事之曰不絕國祀者王公也泰定元年奉詔廷策天下士第八刺張益等八十五人始增乙科負額至一十五人天曆元年文宗踐祚約入賀賜宴大明殿帝勞問甚歡時年七十有七平居襟度和粹謙抑自持後進謁見必加禮貌俸祿所入布散姻族外及貧士從父居貧月奉錢米餽肴饌事之如父歲時朔望携子姓至先塋展拜懷戀謹時祭及五祀動稽古禮邦人以為矜式至順四年二月己酉卒年八十二皇太后聞之嗟悼以尚醞二尊遣徽政院臣臨弔致奠勅中書省以下賻贈有差是月庚申葬城西岡子原約平生著作有史論三十卷高麗志四卷潛丘藁三十卷行於世子思誠奉議大夫祕書監著作郎

王結

王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祖逖勤以質子軍從太祖

西征娶阿魯渾氏自西域徙戍秦隴又徙中山家焉
結生而聰穎讀書數行俱下終身不忘嘗從太史董
朴受經深於性命道德之蘊故其措之事業見之文
章皆悉有所本憲使王仁見之曰公輔器也年二十
餘游京師上執政書陳時政八事曰立經筵以養君
德行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才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
銓衡敬賢士以厲名節革冗官以正職制辨章程以
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純正皆治國之
大經大法宰相不能盡用之時仁宗在潛邸或薦結
充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事善惡可為鑒戒者日陳

于前仁宗嘉納為武宗即位以仁宗為皇太子大德
十一年命置東宮官屬以結為典牧太監階太中大
夫近侍以俳優進結言昔唐莊宗好此卒致禍敗殿
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宜謹仁宗優納之仁宗即位遷
集賢直學士出為順德路總管教民務農興學孝親
弟長戢奸禁暴悉登于書俾朝夕閱習之屬邑巨鹿
沙河有唐魏徵宋璟墓乃祠二公于學表其言論風
旨以厲多士遷揚州又遷寧國以從弟紳僉江東廉
訪司事辭不赴改東昌路境有黃河故道而會通堤
過其下流夏月潦水壞民麥禾結䟽為斗門以泄之

民獲耕治之利至治二年參議中書省事時拜住爲丞相結言爲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它變服用不可奢僭奢僭則害及于身丞相是其言未幾除吏部尚書薦名士宋本韓鏞等十餘人泰定元年春廷試進士以結充讀卷官遷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會有月食地震烈風之異結昌言于朝曰今朝廷君子小人混肴刑政不明官賞太濫故陰陽錯謬咎徵荐臻宜修政事以弭天變是歲詔結知經筵扈從上都結援引古訓證時政之失冀帝有所感悟中宮聞之亦召結等進

講結以故事辭明年除浙西廉訪使中途以疾還歲餘拜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遼東大水穀價翔湧結請于朝發粟數萬石以賑饑民召拜刑部尚書天曆元年文宗即位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改同知儲慶司事二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入謝光天殿以親老辭帝曰忠孝能兩全乎是時迎立明宗于朔方明宗命文宗居皇太子位於是遣大臣奉寶北迓近侍有求除拜賞賚者結曰俟天子至議之初上都之變失皇太子寶更鑄新寶近侍請視舊製宜加大結曰此寶當傳諸嗣不敢踰舊制也或致人于死而籍其妻孥貨

元史傳卷之五
產者結復論之近侍益怒譖誅日甚遂罷政又命爲
集賢侍讀學士丁內艱不起元統元年復除浙西廉
訪使未行召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與張起巖歐陽玄修泰定天曆兩朝實錄拜中書
左丞中宮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而殿災結言
僧尼褻瀆當坐罪左丞相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禳之
結極陳其不可先時有罪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
徙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結請更其法移鄉者止
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爲令職官坐罪者多從
重科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

耻不可以不養也聞者謂其得體至元元年詔復入
翰林養疾不能應詔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卒年六十
有二結立言制行皆法古人故相張珪曰王結非聖
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識者以爲名言晚遽
於易著易說一卷臨川吳澄讀而善之及卒公卿言
于朝士大夫弔于家曰正人亡矣四年五月詔贈資
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護軍追封太
原郡公謚文忠有詩文十五卷行于世

宋衛

宋衛字弘道路州長子人金兵部員外郎元吉之孫

衛善記誦年十七避地襄陽已而北歸屏居河內者
十有五年趙壁經略河南聞其名禮聘之中統三年
擢翰林修撰李壇畔壁行中書省事於濟南至元五
年大兵守襄陽壁行元帥府事衛皆從焉軍事多所
咨訪六年高麗權臣林衍廢其國王而立其弟溫詔
遣國王頭輦哥暨壁將兵討之以衛爲行省員外郎
持詔徙江華島居民於平壤復命慰勞良厚仍賜衣
段授河南路總管府判官不赴十三年入爲太常少
卿屬省官制行兼領藉田署事十六年太子以耆德
召見應對詳雅大愜睿旨自是數蒙召問侍講經懽
開論爲多十八年除祕書監十九年江西分地當署
郡邑守令皆命衛銓舉二十年初立詹事院首命衛
爲太子賓客每燕見優賜容接多所錫賚二十三年
卒有秬山集十卷行于世

張伯淳

張伯淳字師道杭州崇德人少舉童子科以父任銓
受迪功郎淮陰尉改揚州司戶參軍尋舉進士監臨
安府都稅院陞觀察推官除太學錄入本朝至元二
十三年授杭州路儒學教授遷浙東道按察司知事
二十八年擢爲福建廉訪司知事歲餘有薦伯淳於

元史傳卷六十五
帝前者遣使召問明年入見帝問冗官風憲鹽筴楮幣皆當時大議所對悉稱旨命至政事堂將重用之固辭遂授翰林直學士進階奉訓大夫謁告以歸授慶元路總管府治中行省檄按疑獄衢秀皆得其情大德四年即家拜翰林侍講學士明年造朝扈從旨都又明年卒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傳卷第六十五

列傳卷第六十五

元史一百六十五

翰林學士直學士知制誥穆曩良濂翰林待制承直郎無曩院編修管王禘等奉

勅修

賀勝

賀勝仁傑子也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嘗從許衡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入宿衛凝重寡言世祖甚器重之大臣有密奏輒屏左右獨留勝許聽之出則參乘輿入則侍帷幄非休沐不得至家至元二十四年乃顏叛帝親征勝直武帳中雖親王不得輒至勝傳旨飭諸將詰旦合戰還侍帝側矢交帳

前勝立侍不動乃顏既敗帝還都乘輿夜行足苦寒
勝解衣以身溫之帝一日獵還勝參乘伶人蒙采毳
作獅子舞以迎駕輿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
前後至者斷鞞縱象乘輿乃安勝退創甚帝親撫之
遣尚醫尚食視護拜集賢學士領太史院事詔賜一
品服盧世榮桑哥秉政勢焰熏灼勝父仁傑留守上
都不肯爲之下桑哥欲陰中之累數十奏帝皆不聽
至元二十八年桑哥敗罷尚書省政歸中書帝問誰
可相者勝對曰天下公論皆屬完澤遂相完澤而以
勝參知政事三十年僉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九

年勝父仁傑請老以勝代爲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
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既至通商賈抑豪
縱出納有法裁量有度供億不匱民賴以安諸權貴
子弟奴隸有暴橫驕縱者悉繩以法至大三年進光
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府達魯花
赤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奉聖州民高氏籍
虎賁以貲雄鄉里身死子幼有達官利其財使其部
曲強娶高氏婦勝白帝斥之高氏以全歲大饑輒發
倉廩賑民乃自劾待罪帝報曰祖宗以上都之民付
卿父子欲安之也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卿其視事民

四六
德之爲立祠上都西門外帝聞之復命工寫其像以賜俾傳示子孫未幾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卧護足矣賜小車出入禁闥初開平人張弼家富弼死其奴索錢民家弗得歐負錢者至死有治其獄者教奴引弼子并下之獄丞相鐵木迭兒受其賂六萬緡終不爲直勝素惡鐵木迭兒貪暴居同巷不與往來聞弼事以語御史中丞楊朶兒只楊朶兒只以語監察御史五龍帖木兒徐元素遂劾奏丞相逮治其左右得所賂事實以聞帝亦素惡鐵木迭兒欲誅之鐵木迭兒走匿太后宮中太后爲言僅奪其印綬而罷之及

英宗即位諒闇中鐵木迭兒遂復出據相位乃執楊朶兒只及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同日戮于市且復誣勝乘賜車迎詔不敬并殺之勝死之日百姓爭持紙錢哭于屍傍甚哀泰定初詔雪其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至正三年加贈推忠亮節同德翊戴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涇陽王改謚忠宣子二人惟一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監脩國史惟賢太中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孫均太子詹事楊朶兒只

揚朶兒只河西寧夏人少孤與其兄皆幼即知自立
語言儀度如成人事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
未從遷懷孟仁宗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朶兒只與
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哈剌哈孫定議迎武宗于
北藩仁宗還京師朶兒只譏察禁衛密致警備仁宗
嘉賴焉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仁宗居東宮
論功以為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
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厚
事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進正奉大
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

大事然剛直寡合武宗顧視之曰然仁宗始總大政
執誤國者將盡按誅之朶兒只曰為政而尚殺非帝
王治也帝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民大悅服帝他日與
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朶兒只為第一帝
然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
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銅為至大錢至是議罷之朶兒
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銀鈔固當
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
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時論是之遷宣
徽副使御史請遷為臺官帝以宣徽膳用素不會計

特以委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帝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時張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朶兒只言于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用珪言拜朶兒只爲侍御史帝宴閒時群臣侍坐者或言笑踰度帝見其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者雖貴幸無所容貸怨者因共譖之帝知之深譖不得行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閭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朶兒只以失大體劾罷之江東西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奸冀不問朶兒只劾而杖之幹來媿死御史納璘言事忤旨帝怒叵測朶兒只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曰爲卿宥之可左遷爲昌平令昌平畿內劇縣欲以是困納璘朶兒只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爲戒不肯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朶兒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有上書論朝政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將取旨殺之朶兒只曰詔書云言雖不當

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
帝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獎
其直言時位一品者多乘間邀王爵贈先世或謂朶
兒只眷倚方重苟言之當可得也朶兒只曰家世寒
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尚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
以風厲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
大學士爲權臣鐵木迭兒所害而死年四十二初武
宗崩皇太后在興聖宮鐵木迭兒爲丞相踰月仁宗
即位因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徽政近臣
復再入相恃勢貪虐克穢愈甚中外切齒群臣不知

所爲御史中丞蕭拜住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
稍牽制之朶兒只自侍御史拜御史中丞慨然以糾
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
使大奴脅留守賀伯顏出之及強以他奸利事不能
得一日坐都堂盛怒以官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
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他實無罪鐵木迭兒語訕
得解去朶兒只庶得其所受弼贓鉅萬萬大奴猶數
干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輦真又獲
其私罪二十餘事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逃匿
帝爲不御酒數日以待決獄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鐵

木迭兒終不能得朶兒只持之急徽政近臣以太后
旨召朶兒只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
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仁孝恐
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涕之但罷其相位而遷朶兒
只爲集賢學士帝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臣職事
臣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反得爲東
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奸則禍有不可勝言者
仁宗崩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兒復相乃宣太后旨
召蕭拜住朶兒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
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朶兒只

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
豈有今日耶鐵木迭兒又引同時爲御史者二人證
成其獄朶兒只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乃
爲是犬彘事耶坐者皆慚俯首即起入奏未幾稱旨
執朶兒只載諸國門之外與蕭拜住俱見殺是日風
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英宗即位詔書遂
加以誣罔大臣之罪鐵木迭兒權勢旣成毫髮之怨
無不報者太后驚悔而帝亦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
舊臣未及論治而鐵木迭兒以病死會有天災求直
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稱

蕭楊等死甚寃是致不雨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即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等寃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善之遂請於帝詔昭雪其寃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襄愍朶兒只死時權臣欲奪其妻劉氏與人劉氏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子不花

不花幼有才氣能以禮自持好讀書善書初仁宗聞而召之應對稱旨欲以爲翰林直學士力辭後遭家難益自勵節爲學以蔭補武備司提點轉僉河東廉

訪司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以誣怨者獄成不花讞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劊且彼以斧殺怨必盡其力何劊痕之淺反不入膚耶遂得其情平反出之河東民饑先捐已貲以賑請未得命即歿公廩繼之民遂賴不死天曆初文宗入繼大統除通政院判將行值陝西諸軍拒詔郡邑守吏率民逃之不花獨率衆出禦呼西人諭之曰民者祖宗艱難所致國家大事何與於民汝等旣昧逆順又欲殘此無辜吾有爲民死爾不汝從也陣潰遂見殺二僕亦見執曰吾主旣爲國死吾縱爲人奴今苟得生他日何以見吾主於地下

不若死從吾主欲起殺讐讐要斬之至順二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以褒其忠

蕭拜住

蕭拜住契丹石抹氏也曾祖醜奴有膂力善騎射識見明敏仕金爲古北口屯戍千戶歲庚午國兵南下金將招燈必舍遁醜奴於暮夜替領兵三千人力戰不克矢中其胸遂開關遣使納降太祖命醜奴襲招燈必舍追及平灤降之因攻取平灤檀順深冀等州及昌平紅螺平頂諸砦又兩敗金兵於邦君甸授檀州軍民元帥太祖方西征醜奴驛送竹箭弓弩弦各

一萬擢檀順昌平萬戶仍管打捕鷹房人匠卒于官後追封順國公謚忠毅弟老瓦始以楊城漁寨來降爲醜奴弟充質子多立戰功襲檀州節度使言安以水柵未下陰誘湯河川人叛去老瓦追之不克死焉醜奴子青山中統元年襲萬戶至元十一年從丞相伯顏平宋還授湖北提刑按察使追封順國公謚武定青山子哈刺帖木兒少事裕宗於東宮典宿衛仕爲檀州知州追封順國公謚康惠拜住乃哈刺帖木兒之子也嘗從成宗北征特授檀州知州入爲禮部郎中擢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出知中山府以憂去官

屬仁宗過中山有同官者諧於近侍曰知州去官實
憚迎候煩勞耳帝頷之適行田野問見老嫗問之曰
府中官孰賢嫗對曰有蕭知府餘不知也復過神祠
有數老人焚香羅拜遣問之曰汝輩何所禱合辭對
曰蕭知府奔喪還欲速其來是以禱也帝意遂釋武
宗即位起復爲中書左司郎中出爲河間路總管召
爲右衛率使遷戶部尚書遂拜御史中丞皇慶元年
遷陝西行中書省右丞延祐三年進中書平章政事
除典瑞院使超授銀青榮祿大夫崇祥院使英宗即
位之十有九日右丞相鐵木迭兒怙勢拜住在省中牽
制其所爲又發其姦賊專制等事遂請依皇太后旨
并前御史中丞楊朶兒只皆殺之帝曰人命至重刑
殺非輕不宜倉卒二人罪狀未明當白太后使詳讞
之若果無寃誅之未晚竟殺之並籍其家語見楊朶
兒只及鐵木迭兒傳恭定間贈守正佐治功臣太保
儀同三司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忠愍拜住之死有吳
仲者潛守其尸三日不去竟收葬之

列傳卷第六十六

傳卷第六十七

元史一百八十

翰林學士雷太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李善長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官程榮等奉

勅

耶律希亮

耶律希亮字明甫楚材之孫鑄之子也初六皇后命以赤帖吉氏歸鑄生希亮於和林南之涼樓曰禿忽思六皇后遂以其地名之憲宗嘗遣鑄覈錢糧于燕鑄曰臣先世皆讀儒書儒生俱在中土願携諸子至燕受業憲宗從之乃命希亮師事北平趙衍時方九歲未浹旬已能賦詩歲丙辰憲宗召鑄還和林希亮

獨留燕歲戊午憲宗在六盤山希亮詣行在所已而
鑄扈從南伐希亮亦在行明年憲宗崩于蜀希亮將
輜重北歸陝右又明年爲中統元年世祖即位阿里
不哥反遣使召主將渾都海鑄說渾都海等入朝皆
不從則棄其妻子挺身來歸既而渾都海知鑄去怒
遣百騎追之不及乃使百人監視希亮母子迫脅使
從行自靈武過應吉里城至西涼甘州阿里不哥遣
大將阿藍荅兒自和林帥師至焉支山希亮見之阿
藍荅兒問而父安在希亮曰不知與吾父同任事者
宜知之渾都海怒詔曰我焉得知之其父今亡命東

見皇帝矣希亮曰若然則何謂不知阿藍荅兒熟視
渾都海曰此言深有意焉詔希亮甚急希亮曰使吾
知之亦從而去安得獨留阿藍荅兒以爲實免其監
涖既而阿藍荅兒渾都海爲大兵所殺其殘卒北走
衆推哈刺不花爲帥希亮潛匿甘州北黑水東沙陀
中殿兵已過十餘里有尋馬者適至老婢漏言衆奄
至驅至肅州哈刺不花與鑄有婚姻之好又哈刺不
花在蜀時嘗疾病鑄召醫視之遺以酒食因釋希亮
縛謂曰我受恩於汝父此圖報之秋也及抵沙州北
川希亮與兄弟徒步負任不火食者數日是冬涉雪

元史卷六十七
二
踰天山至北庭都護府二年至昌八里城夏踰馬納思河抵葉密里城乃定宗潛邸湯沐之邑也時六皇后之妹主后位與宗王火忽皆欲東覲希亮母密知其事携希亮入見已而事不果冬至于火孛之地三年定宗幼子大名王閔其不能歸遺以幣帛鞍馬乃從大名王至忽只兒之地會宗王阿魯忽至誅阿里不哥所用鎮守之人唆羅海欲附世祖復從大名王及阿魯忽二王還至葉密里城王遺以耳環其二珠大如榛實價直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且無功受賞於禮尤不

可王又解金束帶遺之且曰繫此於遺體宜無傷五月又為阿里不哥兵所驅西行千五百里至孛劣撒里之地六月又西至換扎孫之地又從至不刺城又西行六百里至徹徹里澤刺之山后妃輜重皆留于此希亮母及兄弟亦在焉希亮單騎從行二百餘里至出布兒城又百里至也里虔城而哈刺不花之兵奄至希亮又從二王與師還至不刺城與哈刺不花戰敗之盡殲其衆二王乃函其頭遣使報捷十月至于亦思寬之地四年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兵復至希亮又從征至渾八升城時希亮母從后避

暑於阿體八升山先是鑄嘗言于世祖臣之妻子皆在北邊至是世祖遣不華出至二王所因以璽書召希亮馳驛赴闕六月由苦先城至哈刺火州出伊州涉大漠以還八月入覲世祖于上都之大安閣備陳邊事及羈旅困苦之狀世祖憐之賜鈔千錠金帶一幣帛三十命爲速古兒必闌赤至元八年授奉訓大夫符寶郎十二年既平宋世祖命希亮問諸降將曰本可伐否夏貴呂文煥范文虎陳奕等皆云可伐希亮奏曰宋與遼金攻戰且三百年干戈甫定人得息肩俟數年興師未晚世祖然之十三年太府監令史

盧贄言於監官各路所貢布長三丈唯平陽加一丈諸怯薛歹以故爭取平陽布苟截其長者與他郡等則無所爭而以其所截者爲髹漆宮殿器皿之用甚便監官從之適左右以其事聞帝以詰監官監官倉皇莫知所以對歸罪於贄帝命斬之希亮遇諸塗贄以冤告希亮命少緩具以實入奏有旨令董文用譟之竟釋贄而召御史大夫塔察兒等讓之曰此事言官當言而不言向微秃忽思不悞誅此人耶十四年轉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尋遷吏部尚書帝駐蹕察納兒台之地希亮至奏對畢董文用問大都近事希亮

曰國園多囚耳世祖方歆枕而卧忽寤問其故希亮
奏曰近奉旨漢人盜鈔六文者殺以是囚多帝驚問
孰傳此語省臣曰此旨實脫兒察所傳脫兒察曰陛
下在南坡以語蒙古兒童帝曰前言戲耳曷嘗着為
令式乃罪脫兒察希亮因奏曰令既出矣必明其錯
誤以安民心帝善其言即命希亮至大都諭旨中書
十七年希亮以跋涉西土足病痿攣謝事而去退居
灑陽者二十餘年至大二年武宗訪求先朝舊臣特
除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尋改授翰林學士承旨
知制誥兼脩國史希亮以職在史官乃類次世祖嘉

言善行以進英宗取其書置禁中久之閑居京師四
方之士多從之游泰定四年卒年八十一希亮性至
孝困厄遐方家貲散亡已盡僅藏祖考畫像四時就
穹廬陳列致奠盡誠盡敬朔漠之人咸相聚來觀歎
曰此中土之禮也雖疾病不廢書史或中夜起坐取
燭以書所著詩文及從軍紀行錄三十卷目之曰愔
軒集贈推忠輔義守正功臣資善大夫集賢學士上
護軍追封滌水郡公謚忠嘉

趙世延

趙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居雲中北邊曾祖熙

公爲金群牧使太祖得其所牧馬黜公死之祖按竺
邇幼孤鞠於外大父木要甲譌爲趙家因氏爲趙驍
勇善騎射從太祖征伐有功爲蒙古漢軍征行大元
帥鎮蜀因家成都父黑梓以門功襲父元帥職兼文
州吐蕃萬戶達魯花赤世延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
儒者體用之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樞密院御史臺
肄習官政至元二十一年授承事郎雲南諸路提刑
按察司判官時年二十有四烏蒙蠻首叛世延會省
臣以軍討之蠻兵大潰即請降二十六年擢監察御
史與同列五人劾丞相桑哥不法中丞趙國輔桑哥

黨也抑不以聞更以告桑哥於是五人者悉爲其所
擠而世延獨幸免奉旨按平陽郡監也先忽都職鉅
萬鞠左司郎中董仲威殺人獄皆明允二十九年轉
奉議大夫出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敦儒學
立義倉撤淫祠脩澧陽縣壞隄嚴常澧掠賣良民之
禁部內晏然元貞元年除江南行御史臺都事丁內
艱不赴大德元年復除前官三年移中臺都事俄改
中書左司都事臺臣奏仍爲都事中臺六年由山東
肅政廉訪副使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十年除安
西路總管安西故京兆省臺所治號稱會府前政壅

滯者三千牘世延既至不三月剖決殆盡陝民饑省
臺議請于朝賑之世延曰揀荒如揀火願先發廩以
賑朝廷設不允世延當傾家財若身以償省臺從之
所活者衆至大元年除紹興路總管改四川肅政廉
訪使蒙古軍士科差繁重而軍士就戍往來者多害
人且軍官或抑良爲奴世延皆除其弊而正其罪又
脩都江堰民尤便之四年陞中奉大夫陝西行臺侍
御史先是八百媳婦爲邊患右丞劉深往討之兵敗
而還坐罪棄市及是右丞阿忽台當繼行世延言蠻
夷事在羈縻而重煩天討致軍旅亡矢誅戮省臣藉

使盡得其地何補於國今窮兵黷武實傷聖治朝廷
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止勿用事聞
樞密院臣以爲用兵國家大事不宜以一人之言爲
輿輟世延聞之章再上事卒罷皇慶二年拜江浙行
省參知政事尋召還拜侍御史延祐元年省臣奏比
奉詔漢人參政用儒者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
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拜中書參知
政事居中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有旨省臣自平章
以下率送之官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爲權臣所忌乃
用皇太后旨出世延爲雲南行省右丞陞辭帝特命

仍還御史臺為中丞三年世延劾奏權臣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罪惡十有三詔奪其官職尋陞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中丞世延固辭乃解中丞五年進光祿大夫昭文館學士守大都留守乞補外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世延議即重慶路立屯田物色江津巴縣閑田七百八十三頃摘軍千二百人墾之歲得粟萬一千七百石明年仁宗崩帖木迭兒復居相位銳意報復屬其黨何志道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對至薺路遇赦世延以疾抵荆門留就醫帖木迭兒遣使督追至京師俾其黨煅煉

使成獄會有旨事經赦原勿復問帖木迭兒更以它事白帝繫之刑曹逼令自裁世延不為動居囚再歲胥益兒哈呼自以所訴涉誣欺亡去中書左丞相拜住屢言世延亡辜得旨出獄就舍以養疾先是帝獵北涼亭顧謂侍臣曰趙世延先帝所尊禮而帖木迭兒妄入其罪數請誅之此殆報私怨耳朕豈能從之侍臣皆扣頭稱萬歲帖木迭兒在上京聞世延出獄索省牘視之怒曰此左丞相罔上所為也事聞帝語之曰此朕意耳未幾帖木迭兒死事乃釋世延出居於金陵泰定元年召還朝除集賢大學士明年出為

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四年入朝復為御史中丞又遷中書右丞明年有旨趙世延頃為權姦所誣中書宜徧移天下昭雪其非辜仍加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經筵開無知經筵事選掾勸講者皆一時名流又加同知樞密院事泰定帝崩燕鐵木兒與宗王大臣議武宗二子周王懷王於法當立周王遠在朔漠而懷王久居民間備嘗艱險民必歸之天位不可久虛不如先迎懷王以從民望八月即定策迎之于江陵懷王即位是為文宗當是時世延贊畫之功為多文宗即位世延仍以御史中丞兼翰林學士承旨以疾乞歸田里詔不允天曆二年正月復除江南行臺御史中丞行次濟州三月改集賢大學士六月又加奎章閣大學士八月拜中書平章政事冬世延至京固辭不允詔以世延年高多疾許乘小車入內至順元年詔世延與虞集等纂脩皇朝經世大典世延屢奏臣衰老乞解中書政務專意纂脩帝曰老臣如卿者無幾求退之言後勿復陳四月仍加翰林學士承旨封魯國公秋以疾移文中書致其事明日即行養疾於金陵之茅山詔徵還朝不能行二年改封涼國公元統二年詔賜世延錢凡四萬緡至元改元仍除奎

章閣大學士八月拜中書平章政事冬世延至京固辭不允詔以世延年高多疾許乘小車入內至順元年詔世延與虞集等纂脩皇朝經世大典世延屢奏臣衰老乞解中書政務專意纂脩帝曰老臣如卿者無幾求退之言後勿復陳四月仍加翰林學士承旨封魯國公秋以疾移文中書致其事明日即行養疾於金陵之茅山詔徵還朝不能行二年改封涼國公元統二年詔賜世延錢凡四萬緡至元改元仍除奎

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魯國公
明年五月至成都十一月卒享年七十有七至正二
年贈世忠執法佐運翊亮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
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忠世延歷事凡九朝敷歷
省臺五十餘年負經濟之資而將之以忠義守之以
清介飾之以文學凡軍國利病生民休戚知無不言
而於儒者名教尤拳拳馬為文章波瀾浩瀚一根於
理嘗較定律令彙次風憲宏綱行于世五子達者三
人野峻台黃州路總管次月魯江浙行省理問官伯
忽夔州路總管天曆初囊加台據蜀叛死于難特贈
推忠秉義効節功臣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
封蜀郡公謚忠愍

孔思晦

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也資質端重而性
簡默童州時讀書已識大義及長授業於導江張頴
講求義理於詞章之習薄而弗為家貧躬耕以為養
雖劇寒暑而為學未嘗懈遠近爭聘為子弟師大德
中游京師祭酒耶律有尚欲薦之以母老辭而歸母
卧疾躬進藥餌衣不解帶居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
至大中舉茂才為范陽儒學教諭延祐初調寧陽學

先是兩縣校官率以廩薄不能守職而思晦以儉約自將教養有法比代去學者皆不忍舍之於是孔氏族相與議思晦適長且賢宜襲封爵奉祠事狀上政府事未決仁宗在位雅崇尚儒道一日問孔子之裔今幾世襲爵為誰廷臣具對曰未定帝親取孔氏譜牒按之曰以嫡應襲封者思晦也復奚疑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緡加至五百緡賜四品印泰定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襲爵上公而階止四品於格弗稱且失尊崇意明年升嘉議大夫至順二年改賜三品印思晦以宗祀責重恒懼弗勝

每遇祭祀必敬必慎初廟燬于兵後雖苟完而角樓圍墻未備思晦竭力營度以復其舊金絲堂壞又一新之祭器禮服悉加整飭又以尼山乃毓聖之地故有廟已毀民冒耕祭田且百年思晦復其田且請置尼山書院以列于學官朝廷從之三氏學舊有田三千畝占于豪民子思書院舊有營運錢萬緡貸於民取子錢以供祭祀久之民不輸子錢并負其本思晦皆理而復之聖父舊封齊國公思晦言于朝曰宣聖封王而父爵猶公願加褒崇乃詔加封聖父啓聖王聖母王夫人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偽滅真害

宣聖子孫幾盡至是其裔復欲冒稱宣聖後思晦以
爲不早辨則真僞久益不可明彼與我不共戴天乃
列于族與共拜殿庭可乎遂會族人稽典故斥之既
又重刻宗譜于石而孔氏族裔益明矣元統元年卒
年六十七卒之曰有鶴百餘翔其屋上又見神光自
東南落其舍址至正中朝廷加贈其官而賜謚曰文
肅子曰克堅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夫既而進通奉
大夫至正十五年召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拜陝西
行臺侍御史遷國子祭酒擢山東肅政廉訪使不赴
孫希學襲封衍聖公

傳卷第六十七

